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集解義疏卷五六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員外郎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臣江右端

論語集解義疏卷五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論語子罕第九

疏 子孔子也罕希也此篇明時感者既少故聖應亦希也所以次前者外遠當貴既為粃糠故還反凝寂所以希言故子罕次泰伯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註 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疏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子孔子也罕者希也言者說也利者天道元亨利萬物者也與者言語許與之也命天命窮通夭

壽之日也仁者惻隱濟衆行之盛者也弟子記孔子為
教化所希言及所希許與人者也所以然者利是元亨
利貞之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理玄絶故孔子希言
也命是人稟天而生其道難測又好惡不同若逆向人
說則傷動人情故孔子希說與人也仁是行盛非中人
所能故亦希說許與人也然希者非都絶之稱亦有時
而言與人也周易文言是說利之時也謂伯牛亡之命
矣夫及云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說與人命也又孟武
伯問子路冉求之屬仁乎子曰不知及云楚令尹陳文
子焉得仁並是不與人仁也而云顔回三月不違仁及
云管仲如其仁則是說與人仁時也故云子罕言利與
命與仁也　註罕者至言也　云罕者希也利者義之
和也者　即引文言也義者宜也和者無害也凡人世之
利利彼則害此非義和也若天道之利利而無害故萬
物得宜而和故曰義之和也云命者天之命者人稟天
而生故云天命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也　云仁者行

之盛者也仁義禮智信五者並是人之行而仁居五者之首主生故曰行盛也云寡能及之者天道微妙天命深遠仁道盛大非人所能知及故云寡能及之也云故希言也者為世人寡及故孔子亦希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註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註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疏 達巷至御矣　云達巷云云者五百家為黨黨各有名此黨名達巷達巷黨中人美孔子道大故曰大哉也博廣也言大哉孔子廣學道藝周徧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

名也猶如堯德蕩蕩民無能名也故王弼曰譬猶和樂出乎八音乎然八音非其名也江熙曰言其彌貫六流不可以一藝取名焉故曰大也云子聞云云者孔子聞達巷人美己故呼弟子而語之也彼既美我之博學而我於道藝何所持執乎欲自謙也云執御乎執射乎者既欲謙己之不多故陳六藝之下者以自許也言吾所執執於御及射乎御御車者也云吾執御矣者向欲合以射御自許又嫌太多故又減射而云吾執御者也

註鄭玄曰至卑也 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也今云執御御比禮樂射為卑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註孔安國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積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

儉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註王肅曰

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

也今從下禮之恭也疏

子曰至從下　云麻冕禮也者

禮謂周禮也周禮有六冕以平

板為主而用三十升麻布衣板上玄下纁故云麻冕禮

也云今也純者今謂周末孔子時也純絲也周末不復

用三十升布但織絲為之故云今也云儉者三十升布

用功巨多難得難得則為奢華而織絲易成易成則為

儉約故云儉也云吾從衆者衆謂周末時人也時既人

人從易用絲故孔子云吾亦從衆也所以從之者周末

每事奢華孔子寧欲抑奢就儉今幸得衆共用儉故孔

子從之也云拜下禮也者下謂堂下也禮君與臣燕君

賜酒皆下堂而再拜故云拜下禮也云今拜乎上泰也

者今謂周末孔子時也上謂堂上也泰驕泰也當于時

周末君臣飲燕臣得君賜酒不復下堂但於堂上而拜故云今拜乎上泰也拜不下堂是由臣驕泰故云泰也云雖違衆吾從下者當時皆違禮而拜上者衆孔子不從拜上故云雖違衆也違衆而從舊禮拜於下故云吾從下也　註孔安國曰冕緇布冠也　冠冕通名也且周家委貌冠亦用三十升緇布也　註王肅曰至恭也　云臣之云云者燕義云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案燕義云賓皆是臣也臣得君旅及賜爵降下堂再拜再拜竟更升堂又再拜謂為成拜成拜者向在堂下之拜若禮未成然故更升堂以成之也云時臣云云者周末時如此也云今從下禮之恭也者孔子欲從下之禮是禮為恭也

子絶四毋意註以道為度故不任意也毋必註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故無專必也毋固註無可無不可故無固

行也毋我註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自有其身也疏子絕至毋我　云子絕四者絕者無也明孔子聖人無此下四事故云絕四也不云無而曰絕者據世人以言之也四事世人未能絕而孔子絕之故云絕也顏延之云謂絕人四者也云毋意者一也此謂聖人心也凡人有滯故動靜委曲自任用其意聖人無心泛若不係舟豁寂同道故無意也云毋必者二也此謂聖人行化時也物求則赴應無所抑必故互鄉進而與之是也無所抑必由無意故能為化無必也云無固者三也此聖人已應物行化故也固謂執守堅固也聖雖已應物物若不能得行則聖亦不追固執之不反三隅則不復是也亦由無意故能無固也云毋我者四也此聖人行教功德成身退之跡也聖人晦跡功遂身退恒不自異故無我也亦由無意故能無我也或問曰孔子或拒孺悲或天生德

於予何得云無必無我乎荅曰聖人作教應幾不可一準令為其跡涉茲地為物所擬恐必實如此故正明絕此四以見本地也

註犨華萃聚也

子畏於匡註苞氏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往後剋為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註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此其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註孔安國曰文

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斯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註馬融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而害己也疏子畏至予何云子畏於匡者心服曰畏匡宋地名也于時匡人誤以兵圍孔子故孔子同物畏之孫綽云畏匡之說皆衆家之言而不釋畏名解書之理為漫夫體神知幾玄定安危者雖兵圍百重安若太山豈有畏哉雖然兵事阻險常情所畏聖人無心故即以物畏為畏也云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者孔子得圍而自說己德欲使匡人知己玆此也孔子自此己也言昔文王聖德有文章以教化天下也文

王令既沒則文章宜須人傳傳文章者非我而誰故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此我當傳之也云天之將喪云云者既云傳文在我故更說我不可殺之意也斯文即文王之文章也後死孔子自謂也夫生必有死文王既沒已亦當終但文王既沒於前則已方死於後故自謂為後死也言天若將欲喪棄文王之文章則不應令使我已得預知識也云天之未喪云云者天令使我知之是未欲喪此文也既未欲喪此文使已傳之則匡人豈能違天而害我乎故云如予何也衛瓘云若孔子自明非陽虎必謂之詐晏然而言若是匡人是知非陽虎而懼害賢所以免也江熙云言文王之道為後代之軌已未得述上天之明必不使沒也　註苞氏曰至國之釋誤圍之由者也　註此自此其身也　身大予身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註孔安國

曰大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註孔安國曰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者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註苞氏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疏大宰至多也　云大宰問云云者大宰聞孔子聖又聞孔子多能而其心疑聖人務大不應細碎多能故問子貢言孔子既聖其那復多能乎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答云孔子大聖是天所固縱又使多能也固故也將大也云子聞云云者孔子聞大宰之疑而云知我則許疑我非聖

是也繆協云我信多能故曰知我江熙曰大宰嫌多能非聖故云知我謙之意也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又説我非聖而所以多能之由也言我少小貧賤故多能為麤鄙之事也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者更云若聖人君子豈多能鄙事乎則不多能也繆協云君子從物應務道達則務簡務簡則不多能也江熙云言君子所存遠者大者不應多能欒肇云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明聖人兼材備藝過人也是以大宰見其多能固疑夫子之聖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故承以謙也且抑排務言不以多能為君子也謂君子不當多能也明兼材者自然多能多能者非所學所以先道德後伎藝耳非謂多能必不聖也據孔子聖人而多能斯伐柯之近鑒也

註孔安國曰至分也　云大宰大夫官名者鄉大夫職有冢宰或云大宰故云是大夫官也云或呉或宋未可分者既唯云大宰不論名氏故不知何人而呉有大宰嚭宋有大宰華督故云未可分也

然此應是吳臣何以知之魯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於大宰嚭十二年公會吳師于槖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恐此時大宰嚭問子貢也且宋大宰鄭去孔子世遠或其至後世所不論耳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註鄭玄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伎藝也疏牢曰至故藝 試用也子牢述孔子言緣我不被時用故得多學伎藝也繆協云此蓋所以多能之義也言我若見用將崇本息末歸純反素兼愛以忘仁遊藝以去藝豈唯不多能鄙事而已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註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者

言未必盡也今我誠盡也有鄙夫來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註孔安國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也疏子曰至竭焉　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知謂有私意於其間之知也聖人體道為度無有用意之知故先問弟子云吾有知乎哉也又云無知也明已不有知知之意也即是無意也云有鄙夫來問於我空空如也者此舉無知而誠盡之事也鄙夫鄙劣之夫也空空無識也言有鄙夫來問我而心抱空虛如也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者兩端事之終始也言雖復鄙夫而心虛空來問於我我亦無隱不以用知處之故即為其發事終始竭盡我誠也即是無必也故李充云日月照臨不為愚智易光聖人善誘不為賢鄙異教雖復鄙夫寡識而率其疑誠諮疑於聖必示之

以善惡之兩端已竭心以誨之也繆協云夫名由跡生故知從事顯無為寂然何知之有唯其無也故能無所不應雖鄙夫誠問必為盡其本末也　註知者至盡也云知者知意之知者知意謂故用知為知也聖人忘知故無知知意也云言知者言未必盡者若用知者則用意有偏故其言未必盡也云今我誠盡者我以不知知故於言誠無不盡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註孔安國曰有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疏　子曰至矣夫　夫時人皆願孔子有人主之事故孔子釋已不得以塞之也言昔之聖人應王者必有鳳鳥河圖之瑞今天無此瑞故云吾已矣夫已止也言吾已止無

此事也故繆協云夫聖人達命不復俟此乃知也方遺知任事故理至乃言所以言者將釋衆庶之望也又孫綽云孔子所以乃發此言者以體大聖之德弟子皆稟絶異之質壘落殊才英偉命世之才益王德光于上將相備乎下當世之君咸有忌難之心故稱此以徵己之不王以絶不達者之疑望也 註孔安國曰至是也云有聖云云者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云河出云云者聖人王則有龍馬及神龜負應王之圖書從河而出爲瑞也如龍圖授伏犧龜書畀姒禹也云河圖八卦是也者八卦則易乾坤等八方之卦也龍負之出授伏犧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註苞氏曰冕者冕冠也大夫之服也瞽者盲者也見之雖少者必作過之必趨

註苞氏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疏子見至必趨 云子見齊衰者者此記孔子哀人有喪者也齊衰五服之第二者也言齊則斬從可知而大功不預也云冕衣裳者者記孔子尊敬在位者也冕衣裳者周禮大夫以上之服也大夫以上尊則士不在列也云與瞽者者記孔子愍不成人也瞽盲者也言與者盲者卑故加與字以別之也言瞽者則聾者不預也聾輕於盲也云見之雖少者必作者言孔子見此三種人雖復年少孔子改坐而見之必為之起也云過之必趨者趨疾行也又明孔子若行過此三種人必為之疾速不敢自修容也范甯云趨就之也 註恤不成人也 恤憂也

顏淵喟然歎曰註喟然歎聲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註

言不可窮盡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註言忽怳不可為形象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註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註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疏顏淵至也已　云顏淵喟然歎曰者孔子至聖顏生上賢賢聖道絕故顏致歎也云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者此所歎之事也夫物雖高者若仰瞻則可覩也物雖堅者若鑽錐則可入也顔於孔子道愈瞻愈高彌鑽彌堅非已㕠力之能得也故孫綽云夫有限之高雖嵩岱可陵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所不逮故知絶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向明仰鑽上下之絶域此明四方之無窮也若四方而瞻復爲遼遠故恍惚非已所定所以或前或後也又一通云愈瞻愈遠故云瞻之在前也愈顧愈後故云忽焉在後也故孫綽云馳而不及待而不至不行不動孰能測其所妙哉江熙云慕聖之道其殆庶幾是以欲齊其高而仰之愈邈思等其深而鑽鑿愈堅尚並其前而俛仰塵絶此其所以喟然者也云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又歎聖道雖懸而令人企慕也循循次序也誘進也言孔子以聖道進勸人而有次序故曰善誘人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者此說善誘之事也博廣也

文文章也言孔子廣以文章誘引於我故云博我以文章也又以禮教約束我故云約我以禮也云欲罷不能者文博禮約故我雖欲罷止而不能止也云既竭吾才者既盡也才才力也我不能罷故盡竭我之才力學之也故孫綽云既以文章博我視聽又以禮節約我以中俯仰動止莫不景行才力已竭猶不能已罷猶罷息也云如有所立卓爾者此明絶地不可得言之處也卓高遠貌也言雖自竭才力以學博文約禮而孔子更有所言述創立則卓爾高絶也云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末無也言其好妙高已絶雖已欲從之而無由可及也故孫綽云常事皆循而行之若有所興立卓然出視聽之表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從之將何由也此顔孔所絶處也

子疾病註苞氏曰疾甚曰病也子路使門人為臣註鄭

玄曰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

天乎註孔安國曰病少差曰閒也言子路有是心非唯

今日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

手乎註馬融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

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註孔

安國曰君臣禮葬也予死於道路乎註馬融曰就使我

不得以君臣之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

乎

疏子疾至路乎　云子疾病者孔子疾甚也云子路使門人為臣者子路以孔子聖人宜為人君且書為大夫大夫亦有家臣今疾病恐忽終亡故使弟子行臣禮也故江熙云子路以聖人君道足宜有臣猶禱上下神祇也云病閒云云者孔子病少差也少差曰閒謂少差為閒者若病不差則病病相續無閒斷也若少差則病勢斷絕有閒隙也當孔子病困時不覺子路為立臣至於少差乃覺而歎子路行詐也言子路有此行詐之心非復一日故曰久矣也云無臣而為有臣者無臣而為有是所以行詐也云吾誰欺欺天乎者我實無臣今汝詐立之持此詐欲欺誰乎天下人皆知我無臣則人不可欺今日立之比政是遠欲欺天故云欺天乎云且予與云云者又以理喻之言在三事同若以親察而言則臣不及弟子也予我也二三子諸弟子也無寧寧也言設使與我死於臣手則我寧死弟子手也臣禮就養有方有方則隔弟子無方無方則親也云且予縱云

云者入明在三同也大葬臣禮葬君也君葬禮大故曰大葬也若縱不得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豈復被棄擲於道路乎言亦必得葬也 註孔安國曰至日也 夫立臣事大非卒可定汝今立之是知有其心已久故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註馬融曰韞藏也匵匱也藏諸匱中也沽賣也得善賈寧賣之耶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註苞氏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也我居而待賈者也 疏 子貢曰至者也 云子貢曰有美玉於斯者 子貢欲觀孔子聖德藏用何如故託事以諮衰否也美玉譬孔子聖道也言孔子有聖道可重如

世閒有美玉而在此也云韞匵云云者諸之也韞衷之也匵謂匣櫃也善賈貴賈也沽賣也言孔子聖道如美玉在此為當韞匣而藏之為當得貴賈而賣之否乎假有人請求聖道為當與之否耶云子曰沽之哉者荅云我不衒賣之者也故重云沽之哉明不衒賣之深也王弼曰重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故孔子乃聘諸侯以急行其道也云我待賈者也者又言我雖不衒賣然我亦待貴賈耳有求者則與之也

子欲居九夷　註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註馬融曰君子所居者皆化也　疏　子欲至之有　云子欲居九夷者孔子聖道不行於中國故託欲東往居於九夷也亦如欲乘桴浮海也云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不達孔子意謂之實居故云陋如之何言夷狄鄙陋不可

居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荅云君子所居即化豈以鄙陋為疑乎不復逑中己意也孫綽云九夷所以為陋者以無禮義也君子所居者化則陋有泰也 註馬融曰至種也 四方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鳧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南有八蠻一天竺二咳首三僬僥四跂踵五穿胸六儋耳七狗軹八旁脊西有六戎一僥夷二依貊三織皮四耆羌五鼻息六天剛北有五狄一月支二濊貊三匈奴四單于五白屋也 註馬融曰至化也 聖人所在則化九夷變中夏也

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註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疏 子曰至其所 孔子去魯後而魯禮

樂崩壞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從衛還魯而删詩書定禮樂故樂音得正樂音得正所以雅頌之詩各得其本所也雅頌是詩義之美者美者既正則餘者正亦可知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註馬融曰困亂也疏子曰至我哉云出則事公卿者公君也卿長也人子之禮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忠移事兄悌以事於長則從也故出仕朝廷必事公卿也云入則事父兄者孝以事父悌以事兄還入閨門宜盡其禮先言朝廷後云閨門者勗已仕者也猶仕而優則學也云喪事不敢不勉者勉強也父兄天性續莫大焉公卿義合厚莫重焉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強也云不為酒困者雖唯酒無量不及亂時多沈湎故戒之也衛瓘云三事為酒興也侃案如衛意言朝廷閨門及有喪者並

不為酒所困故云三事為酒興也云何有於我哉者言我何能行此三事故云何有於我哉又一云人若能如此則何復須我故云何有於我哉也緣人不能故有我應世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註鄭玄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疏子在至晝夜　逝往去之辭也孔子在川水之上見川流迅邁未嘗停止故歎人年往去亦復如此向我非今我故云逝者如斯夫者也斯此也夫語助也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晝夜也江熙云言人非南山立德立功俛仰時過臨流興懷能不慨然聖人以百姓心為心也孫綽云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猶不興所以憂歎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註疾時人薄於德而厚

於色故以發此言也疏子曰至者也　時人多好色而無好德孔子患之故云未見以厲之也缺云貴其心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註苞氏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註馬融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也據其欲進而與之也疏子曰至往也　云子曰云云者此戒人為善垂成而止者

也簣土籠也言人作善垂足而止則善事不成如為山垂足唯少一籠土而止則山不成此是建功不篤與不作無異則吾亦不以其前功多為善如為善不成吾亦不美其前功多也故云吾止也云譬如平地云云者此獎人始為善而不住者也譬於平地作山山乃須多土而始覆一籠一籠雖少交是其有欲進之心可嘉如人始為善善乃未多交求進之志可重吾不以其功少而不善之善之有勝於垂成而止者故云吾往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註顏淵則解故語之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也疏子曰至也與　惰疲懈也餘人不能盡解故聞孔子語而有疲懈唯顏回體之故聞語即解所以云語之而不惰其回也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註馬融曰孔

子謂顔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疏子謂至止也　顔淵死後孔子有此歎也云見進未見止惜其神識猶不長也然顔淵分已滿至於屢空而此云未見其止者勸引之言也故殷仲堪云夫賢之所假一語而盡豈有彌進勗實乎益其軌物之行日見於跡夫子從而咨嗟以盛德之業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註孔安國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疏子曰至矣夫　又為歎顔淵為譬也萬物草木有苗稼蔚茂不經秀穗遭風霜而死者又亦有雖能秀穗而值沴焊氣不能有粒實者故並云有矣夫也物既有然故人亦如此所以顔淵摧芳蘭於早年矣

子曰後生可畏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註後生謂年

少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疏子曰至已矣　云後生可畏者後生謂年少在己後生者也可畏謂有才學可心服者也云焉知云云者焉安也來者未來事也今謂我今師徒也後生既可畏亦安知未來之人師徒教化不如我之今日乎言不可誣也云四十云云者又言後生雖可畏若年四十五十而無聲譽聞達於世者則此人亦不足可畏也孫綽云年在知命蔑然無聞不足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註孔安國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所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乃為貴也巽與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為貴註馬融曰巽恭也謂恭

巽謹敬之言也聞之無不悅者也能尋繹行之乃為貴也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疏子曰至已矣

云子曰云云者言彼人有過失若我以法則語之彼人聞法當時無不口從而云止當不敢復為者也故云能無從乎但若口雖從而身為失不止者則此口從不足為貴也我所貴者在於口從而行亦改者耳故云改之為貴也云巽與云云者巽恭遜也繹尋續也言有彼人不遜而我謙遜與彼恭言故云巽與之言也彼不遜者得我遜言遜彼彼必亦特遜為悅故云能無悅乎然雖悅人遜已而已不能尋續行此遜事是雖悅不足為貴也我所貴者在尋續行遜耳故云繹之為貴也云悅而云云者不繹不改聖所不教故孔子云末如之何也末無也孫綽云疾夫形服心不化也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註愼其所主所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者也疏子曰至憚改　此事再出也所以然者范甯云聖人應於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註孔安國曰三軍雖衆人心非一則其將帥可奪之而取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疏子曰至志也　此明人能守志雖獨夫亦不可奪若其心不堅雖衆必傾故三軍可奪匹夫無回也謂爲匹夫者言其賤但夫婦相配匹而已也又云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唯其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婦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註孔安國曰緼枲著也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註馬融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也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註馬融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也疏子曰至以臧

云子曰云云者衣猶著也敝敗也緼枲著也狐貉輕裘也由子路也當時人尚奢華皆以惡衣為恥唯子路能果敢率素雖服敗麻枲著袍裘與服狐貉輕裘者並立而不為羞恥故云其由也與顏延之云狐貉緼袍誠不足以策恥然自非勇於見義者或以心戰不能素泰也云不忮云云者孔子更引疾貪惡忮詩證子路德

美也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　言子路之為人身不害物不貪求德行如此何用不謂之為善乎言其善也云子路終身誦之者子路得孔子美已才以為美故終身長誦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之言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見子路誦之不止故抑之也言此不忮不求乃可是道亦何足過為善而汝誦之不止乎言尚復有勝於此者也顏延之云懼其伐善也　註孔安國曰縕枲著也　枲麻也以碎麻著裘也碎麻曰縕故絮亦曰縕玉藻曰縕為袍是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註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之小凋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

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茍容也疏子曰至凋也此欲明君子德性與小人異也故以松柏匹於君子衆木偶乎小人矣言君子小人若同居聖世君子性本自善小人服從教化是君子小人竝不為惡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如松柏與衆木同處春夏松柏有心故本蓊鬱衆木從時亦盡其茂美者也若至無道之主君子秉性無回故不為惡而小人無復忌憚即隨世變改桀紂之民比屋可誅譬如松柏衆木同在秋冬松柏不改柯易葉衆木枯零先盡而此云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者就如平叔之注意若如平歲之寒衆木猶有不死不足致別如平世之小人亦有脩飾而不變者唯大寒歲則衆木皆死大亂則小人悉惡故云歲寒也又云然後知松栢後凋者後非俱時之目凋非枯死之名言大寒之後松柏形小凋衰而心性猶存如君子之人遭值積惡外逼闇世不得不遜跡隨時是小凋矣而性猶不變如松柏也而

琳公曰夫歲寒別木遭困別士寒嚴霜降知松柏之後凋謂異凡木也遭亂世小人自變君子不改其操也

子曰智者不惑註苞氏曰不惑亂也仁者不憂註孔安國曰不憂患也勇者不懼疏子曰至不懼　此章談人性分不同也云智者不惑者智以照了為用故於事無疑惑憂患也仁人常救濟為務不嘗侵物故不憂物之見侵患也孫綽云安於仁不改其樂故無憂也云勇者不懼者勇以多力為用故無怯懼於前敵也繆協云見義而為不畏強禦故不懼也　註孔安國曰不憂患也內省不疚故無憂患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註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者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註雖能之道　未

必能以有所成立者也可與立未可與權註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註逸詩也唐棣栘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哉註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也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疏子曰至有哉　此章明權道之難也云可與共學未

可與適道道者夫正道易行權事難達既欲明權故先從
正起也道謂所學之道也言凡人乃可與同處師門共
學而已既未得彼性則未可便與為友共適所志之道
也云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者立謂謀議之立事也亦人
性各異或能學問而未必能建立世中正事者故可與
共適所學之道而未便可與共立事也云可與立未可
與權者權者反常而合於道者也自非通變達理則所
不能故雖可共立於正事而未可便與之為權也故王
弼曰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
豫設尤至難者也張憑云此言學者漸進階級之次耳
始志於學求發其蒙而未審所適也既向方矣而信道
未篤則所立未固也又既固又未達變通之權也明知
反而合道者則日勸之業亹亹之功其幾乎此矣云唐
棣之華偏其反而者引明權之逸詩以證權也唐棣棣
樹也華花也夫樹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則
先開而後合譬如正道則行之有次而權之為用先反

後至於大順故云偏其反而言偏者明唯其道偏與常反也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言凡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居室遠遠故也人豈不思權權道玄邈如其室奥遠故也云子曰云云者又引孔子言證權可思也言權道易思但未有思之者耳若反道而思之則必可得故云夫何遠之有也 註道之至者也 異端非正典也人各自有性彼或不能寧學正道而唯能讀史子故未可便與之共之於正道也 註雖有至極也 能權量輕重即是曉權也 註逸詩至遠也 如前釋也云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者初逆而後從也

論語鄉黨第十 疏 鄉黨者明孔子教訓在於鄉黨之時也所以次前者既朝廷感布故退還應於鄉黨也故鄉黨次於子罕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註王肅曰恂恂溫

恭貌也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註鄭玄曰便便言辯貌雖辯而謹敬也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註孔安國曰侃侃和樂貌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註孔安國曰誾誾中正貌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註馬融曰君在者君視朝也踧踖恭敬貌也與與威儀中適之貌也疏 孔子至與如也 此一篇至末並記孔子平生德行也云孔子云云者於鄉黨謂孔子還家敎化於鄉黨中時也天子郊內有鄉黨郊外有遂鄙孔子居魯魯是諸侯今云鄉黨當知諸侯亦郊內為鄉郊外為遂也孔子家當在魯郊內故云於鄉黨也恂恂温恭貌既還鄉黨鄉黨宜須和恭以相接故恂恂如也既其

溫恭則言語寡少故一往觀之如似不能言者也云其在云云者謂孔子助君祭在宗廟及朝廷也既在君朝應順酬荅及入大廟每事須問並不得不言也言須流便故云便便言也言雖流便而必謹敬故云唯謹爾云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者侃侃和樂貌也下大夫賤孔子與之言宜用和樂相接故侃侃如也云與上大夫言誾誾如者上大夫卿也誾誾中正貌也卿貴不敢和樂接之宜以謹正相對故誾誾如也云君在云云者君在謂君出視朝時也踧踖恭敬貌也禮每日旦諸臣列在路門外以朝君君至日出而出視之視之則一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當此君視朝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故孔子踧踖如也雖須踧踖又不得急速所以形容舉動每須與與如也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恭而安也

君召使擯　註鄭玄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也色

勃如也註孔安國曰必變色也足躩如也註苞氏曰盤辟貌也揖所與立左右其手衣前後襜如也註鄭玄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故衣前後則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註孔安國曰言端正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註孔安國曰復命白賓已去也疏君召至顧矣　云君召使擯者擯者為君接賓也謂有賓來君召已迎接之也云色勃如者既召已接賓故已宜變色起敬故勃然也云足躩如者躩盤辟貌也既被召不敢自容故速行而足盤辟也故江熙云不暇閑步躩速貌也云揖所與立云云者此謂君出迎賓已為君副列擯時也賓副曰命介主人副曰擯副且作匹敵國而言若公

諸公法也賓至主人大門外西邊而向北去門九十步而下車西面向北而倚賓則九副在賓北而東向邐迤而西北在四十五步之中主人出門東邊南向而倚主人是公則五擯主人是侯伯則四擯主人是子男則三擯不隨命數主人謙故竝用强半數也公陳擯在公之南而西向邐迤而東南亦在四十五步中使主人下擯與賓下介相對而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賓主介擯既竟主人語上擯使就賓請辭問所以來之意於是上擯相傳以至於下擯下擯進前揖賓之下介而傳語問之下介傳問而以次上至賓賓答語使上介傳以次而下至下介下介亦進揖下擯下擯傳而上以至主人凡相傳雖在列位當授受言語之時皆半轉身戾手相揖既竝立而相揖故曰揖所與立也若揖左人則移其手向左若揖右人則移其手向右故云左右其手既半迴身左右迴手當使身上所著之衣必襜襜如有容儀也故江熙云揖兩手衣裳襜如動也云趨進翼如者謂擯迎賓

進在庭行時也翼如謂端正也徐趨衣裳端正如鳥欲翔舒翼時也云賓退云云者謂君使已送賓時也復命反命也反命謂初受君命以送賓賓退故反還君命以白君道賓已去云不顧者舊云主人若禮送賓未足則賓猶迴顧若禮已足送則賓直去不復迴顧此明則送賓禮足故云不顧也 註鄭玄曰至之也 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是也 註苞氏曰盤辟貌盤辟即足轉速也 註孔安國曰復命白賓已去也言反白君道賓已去也然云賓已去亦是不復來見顧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註孔安國曰斂身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閾註孔安國曰閾門限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註苞氏曰過君之空位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

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註孔安國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註孔安國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註孔安國曰沒盡也下盡階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孔安國曰來時所過位也疏入公門至踖如也云入公云云者公君也謂孔子入君門時也鞠曲斂也躬身也臣入君門自曲斂身也君門雖大而已恒曲斂如君門之狹不見容為云立不中門者謂在君門倚立時也中門謂棖闑之中也門中央有闑闑以硋門兩扇之交處也門左右兩棖邊各豎一木名之為棖棖以禦車過恐觸門也闑東是君行之道闑西是賓行之道也而臣行君道示係屬

於君也臣若倚門立時則不得當君所行棖闑之中央當中是不敬故云不中門也云行不履閾者履踐也閾限也若出入時則不得踐君之門限也所以然者其義有二一則忽上升限似自高矜二則人行跨限已若履之則汚限汚限則汚跨者之衣也云過位云云者謂臣入朝君時也位君常所在外之位也謂在宁屏之間揖賓之處也即君雖不在此位此位可尊故臣行入從位之邊過而色勃然足躩爲敬也云其言似不足者者既入過位漸以近君故言語細下不得多言如言不足之狀也不足少若不能也云攝齊云云者至君堂也攝摳也齊裳下縫也既至君堂當升之未升之前而摳提裳前使齊下去地一尺故云攝齊升堂也升堂將近君故又自斂鞠躬如也必攝齊者爲妨履躡行故也云屏氣似不息者者屏疊除貌息亦氣也已至君前當疊除藏其氣如似無氣息者也不得忽然振君也云出降云云者降下也逞中也出降一等謂見君已竟而下堂至階

第一級時也初對君時既屏氣故出降一等而申氣氣申則顏色亦申故顏容怡悅也云没階趨進翼如者没猶盡也盡階謂下諸級盡至平地時也既去君遠故又徐趨而翼如也云復其位踧踖如者位謂初入時所過君之空位也今出至此位而更踧踖為敬也 註攝齊者摳衣也 曲禮云兩手摳衣去齊尺是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註苞氏曰為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也 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註鄭玄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 享禮有容色 註鄭玄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享

用圭璧有庭實也私覿愉愉如也註鄭玄曰覿見也既

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顔色和也疏執圭至愉如也云

執圭云云者謂為君

出使聘問鄰國時也圭瑞玉也周禮五等諸侯各受王

者之玉以為瑞信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

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寸五等若自執朝王則各如

其寸數若使其臣出聘鄰國乃各執其君之玉而減其

君一寸也今云執圭魯是侯侯執信圭則孔子所執執

君之信圭也初在國及至他國執圭皆為敬慎圭雖輕

而已執之恒如圭重似己不能勝故曲身如不勝也云

上如揖者謂初授受圭之容儀也上如揖謂就下取玉

上授與人時也俯身為敬故如揖時也云下如授者謂

奠玉置地時也雖奠置地亦徐徐俯僂如授與人時也

云勃如戰色者通謂執行及授時之顔色也臨陣戰鬬

則色必懼怖故今重君之玉使己顔色恒如戰時也云

足蹜蹜如有循者謂舉玉行時之容也蹜蹜猶蹴蹴也循猶緣循也言舉玉行時不敢廣步速進恒如足前有所蹴有所緣循也云享禮有容色者享者聘後之禮也夫諸侯朝天子及五等更相朝聘禮初至皆先單執玉行禮禮王謂之為朝使臣禮主國之君謂之為聘聘問也政言久不相見使臣來問於安否也既是初至其禮質敬故無他物唯有瑞玉表至誠而已行朝聘既竟次行享禮享者獻物也亦各有玉玉不與聘玉同也又皆有物將之或用皮馬或用錦繡又獻土地所生羅列滿庭謂之庭實其中差異不復曲論但既是次後行禮以多為貴則質敬之事猶稍輕故有容貌采章及裼以行事故云有容色也云私覿愉愉如也者私非公也覿見也愉愉顔色和也謂行聘享公禮已竟别日使臣私齎己物以見於主君故謂為私覿也既私見非公故容儀轉以自若故顔色容貌有和悅之色無復勃戰之容者也

註足蹜至行也

解蹜蹜有循之事也舉足前恒

促不至地而踵或不離地如車輪也 註鄭玄曰至實
也 亦有圭璧所執不同聘時也 註鄭玄曰至禮見
私禮謂束帛乘馬之屬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 註孔安國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為領袖緣也紺者齋服盛色以為飾似衣齋服也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也紅紫不以為褻服 註王肅曰褻服私居非公會之服者也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當暑縝絺綌必表而出註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緇

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註孔安國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褻裘長短右袂註孔安國曰私家裘長主溫也短右袂便作事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註孔安國曰今被也狐貉之厚以居註鄭玄曰在家以接賓客也去喪無所不佩註孔安國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註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註孔安國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故不相弔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註孔安國曰吉

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齊必有明衣布註孔安國曰以布為沐浴衣也疏君子至衣布　云君子不以紺緅飾者君子者自士以上士以上衣服有法不可雜色也紺緅者孔意言紺是玄色也緅是淺絳色也飾者衣之領袖緣也所以不用紺緅為衣領袖緣者玄是齋服若用紺為衣飾是似衣齋服故不用也又三年之喪練而受淺絳為緣也若用緅為衣飾是似衣喪服故不敢用也故云君子不以紺緅飾也云紅紫不以為褻服者紅紫非正色也褻服私褻之服非正衣也褻尚不衣則正服故宜不用也所以言此者為時多重紅紫棄正色故孔子不衣之也故後卷云惡紫之奪朱也鄭玄注云紺緅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為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純緣也侃案五方正色青赤白黑黃五方閒色綠為青之間紅為赤之間碧為白之間

紫為黑之閒緇為黃之閒也故不用紅紫言是閒色也所以為閒者穎子嚴云東方木木色青木尅於土土色黃以青加黃故為綠綠為東方之閒也又南方火火色赤火尅金金色白以赤加白故為紅紅為南方閒也又西方金金色白金尅木木色青以白加青故為碧碧為西方閒也又北方水水色黑水尅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為紫紫為北方閒也又中央土土色黃土尅水水色黑以黃加黑故為緇黃緇黃為中央閒也緇黃黃黑之色也又一注云東甲乙木南丙丁火中央戊巳土西庚辛金北壬癸水以木尅土戊以妹巳嫁於木甲是黃入於青故為綠也又火尅金庚以妹辛嫁於丙是白入於赤故為紅也又金尅木甲以妹乙嫁於庚是青入於白故為碧也又水尅火丙以妹丁嫁於壬是赤入於黑故為紫也又土尅水壬以妹癸嫁於戊是黑入黃故為緇黃者也云當暑云云者暑熱也縝單也絺細練葛也綌大練葛也表謂加上衣也古人冬則衣裘夏則衣葛也

若在家則裘葛之上亦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雖熱絺綌可單若出不可單則必加上衣也故云必表而出也然裘上出亦必加衣而獨云當暑絺綌者嫌暑熱不加故特明之也然又衣裘之裘必隨上衣之色使衣裘相稱則葛之為衣亦未必隨上服色也云緇衣羔裘者裘色既隨衣故此仍明裘上之衣也緇染黑七入者也玄則六入色也羔者烏羊也裘與上衣相稱則緇衣之内故曰羔裘也緇衣服者玄冠十五升緇布衣素積裳也素積者用素為之襞積攝之無數故云素積也此是諸侯日視朝服也諸侯視朝與羣臣同服孔子是魯臣故亦服此服以日朝君也云素衣麑裘者素衣謂衣裳竝用素也麑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微相稱也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為裘也故檀弓云鹿裘横長袪是也此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鄭玄注郊特

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云黃衣狐裘者此服謂蜡祭宗廟五祀也歲終大蜡報功象物色黃落故著黃衣黃冠也而狐貉亦黃故特為裘以相稱也孔子為臣助蜡祭亦隨君著之黃衣也故禮運云昔者仲尼預於蜡賓是也鄭玄注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又云論語云黃衣狐裘宋鄭以論語黃衣即是郊特牲蜡臘祭廟服也云褻裘長短右袂者褻裘謂家中常著之裘也上無加衣故不云衣也家居主溫暖故長為衣也而右臂是有事之用故短為右袂使作事便也袂謂衣袂屬身者也若手間屬袂者則名袪亦曰袖也云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者寢衣謂被也宜長故長一身有半也云狐貉之厚以居者此謂在家接賓客之裘也家居主溫故厚為之也既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也云去喪無所不佩者去喪謂三年喪畢喪服已除也無所不佩謂佩已今吉所宜得佩者悉佩之也嫌既經喪親恐除

服後猶宜有異故特明之者也云非帷裳必殺之者帷裳謂帷幔之屬也殺謂縫之也若非帷幔裳則必縫殺之以殺縫之面置裏不殺之面在外而帷裳但刺連之如今服帊不有裏外殺縫之異也所以然者帷幔內外竝為人所見必須飾故刺連之而已也所以喪服云凡裳內削幅裳外不削幅鄭注云削猶殺也而鄭注此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齎陪腰者也云羔裘玄冠不以弔者弔弔喪也喪凶主素故羔玄不用弔也云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吉月者月朔也朝服者凡言朝服唯是玄冠緇布衣素積裳今此云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亦謂為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令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諸侯用之以視朝孔子魯臣亦得與君同服故月朔必服之也然魯自文公不視朔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是哀公之臣應無隨君視朝之事而云必服之者當是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

必服而以朝是我愛其禮也云齊必有明衣布者謂齋浴時所著之衣也浴竟身未燥未堪著好衣又不可露肉故用布為衣如衫而長身也著之以待身燥故玉藻云君衣布晞身是也　註孔安國曰至飾衣也　然案孔以紺為齋服盛色或可言紺深於玄為似齋服故不用也而禮家三年練以縓為深衣領緣不云用緅且檢考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則緅非復淺絳明矣故解者相承皆云孔此注誤也　註鄭玄曰至容也　然前褻裘亦應是狐貉之厚也　註孔安國曰至佩也　備佩所宜佩若為大夫而玄冕公侯袞鷩之屬及佩玉佩之飾也　註孔安國曰至服也　皮弁以鹿皮為弁弁形如今祭酒道士扶容冠而無邊葉也身著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而頭著皮弁也天子皮弁服內則著素錦衣狐白裘諸侯皮弁服內著狐黃裘黃錦衣也卿大夫不得衣錦而皮弁服內當著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者也　註孔安國曰以布為沐浴衣　然浴

時乃用布便乎待肉燥江長云沐若當是沐浴時亦衣此服置衣上以辟身溼也

齊必變食註孔安國曰改常食也居必遷坐註孔安國曰易常處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註孔安國曰饐餲臭味變也魚餒而肉敗不食註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註孔安國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也不時不食註鄭玄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註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

市脯不食不撤薑食註孔安國曰撤去也齊禁薫物薑辛而不薫故不去也不多食註孔安國曰不過飽也祭於公不宿肉註周生烈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註鄭玄曰自其家祭肉也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也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註孔安國曰齊嚴敬貌也三物雖薄祭之必敬也疏齊必至如也云齊必變食者方應接神欲自潔淨故變其常食也云居必遷坐者亦不坐恒居之坐也故於祭前先散齊於路寢

門外七日又致齊於路寢中三日也故范甯云齊以敬潔為主以期神明之享故改常之食遷居齊室也云食不厭精者此兼明平常禮也食若麤則誤人生疾故調和不厭精潔也云膾不厭細者細切魚及肉皆曰膾也既腥食之故不厭細者也云食饐而餲者饐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餲謂經久而味惡也如乾魚乾肉久而味惡也爾雅云食饐謂之餲李充注云皆飲食壞敗之名也云魚餒者餒謂魚臭壞也魚敗而餒餒然也云而肉敗者肉臭壞也爾雅云肉謂之敗魚謂之餒李巡云肉敗久則臭魚餒肉爛云不食者自食饐而餲以下並不可食也云色惡不食者食失常色是為色惡色惡則不可食也云臭惡不食者臭惡謂饌臭不宜食故不食也云失飪不食者失飪謂失生熟節也煮食或未熟或已過熟並不食也云不時不食者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非其時則不宜食故不食也江熙云不時謂生非其時若冬梅李實也云割不正不食者古人割肉必方正若

不方正割之故不食也江熙云殺不以道為不正也云不得其醬不食者食味各有所宜蠃醢菰食魚膾芥醬並相宜也故若食不得所宜之醬則不食也云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者勝猶多也食謂他饌也食氣多肉少則肉美若肉多他食少則肉不美故不使肉勝食氣也亦因殺止多殺也云唯酒無量不及亂者酒雖多無有限量而人宜隨已能而飲不得及至於醉亂也一云不格人為量而隨人所能而莫亂也云沽酒市脯不食者酒不自作則未必清淨脯不自作則不知何物之肉故沽市所得並所不食也或問曰沽酒不飲則詩那云無酒沽我乎荅曰論所明是祭神不用詩所明是人得用也云不撤薑食者撤除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薰故亦禁之故明食時不除薑者也云不多食者多則傷廉故不多也江熙云少所啖也云祭於公不宿肉者祭於公謂孔子仕時助君祭也助祭必得賜俎得賜俎還即分賦食之不得留置經宿是慢鬼神餘也云祭肉云云者謂

家自祭也自祭肉多故許經宿但不得出三日出三日
是褻慢鬼神之餘故人亦不得後食之也云食不語寢
不言者言是宜出已語是荅述也食須加益故許言而
不許語語則口可惜亦不敬也寢是眠卧眠卧須靜若
言則驚閙於人故不言也云雖蔬云云者蔬食麤食也
菜羹菰祭謂用麤食菜羹及菰持此三物供祭也三物
雖薄而必宜盡齊敬之理鬼神饗德不饗味故也註
孔安國曰饐餲臭味變也饐臭變也餲味變也註
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古者醬齊菹三者通名也
芥醬即芥齊也註周生烈曰至惠也牲體謂隨臣
貴賤以牲骨體為俎賜之祭統云
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註孔安國曰杖
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

從而後出也疏席不至出矣　云席不正不坐者舊說云鋪之不周正則不坐之也故范甯云正席所以恭敬也或云如禮所言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是各有其正者也云鄉人云云者鄉人飲酒謂鄉飲酒之禮也杖者老人也禮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故呼老人為杖者也鄉人飲酒者貴齡崇年故出入以老人者為節也若飲酒禮畢杖者先出則同飲之人乃從之而出故云杖者出斯出矣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註孔安國曰儺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朝服立廟之阼階也疏鄉人至阼階　云鄉人儺者儺者逐疫鬼也為陰陽之氣不即時退疫鬼隨而為人作禍故天子使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執戈楊楯玄衣朱裳口作儺儺之聲以毆疫鬼也一年三過為之三月八月十二月也故月令季春云命國儺鄭玄云此儺儺陰氣

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厲鬼隨之而出行至仲秋又云天子乃儺鄭玄云此儺儺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厲鬼亦隨之而出行至季冬又云命有司大儺鄭云此儺儺陰氣也厲鬼將隨强陰出害人也侃案三儺二是儺陰一是儺陽陰陽乃異俱是天子所命春是一年之始彌畏災害故命國民家家悉儺八月儺陽陽是君法臣民不可儺君故稱天子乃儺也十二月儺雖是陰既非一年之急故民亦不得同儺也今云鄉人儺是三月也云朝服而立於阼階者阼階東階主人之階也孔子聞鄉人逐鬼恐見驚動宗廟故著朝服而立於阼階以侍先祖為孝之心也朝服者玄冠緇布衣素積裳是卿大夫之祭服也禮唯孤卿爵弁自祭若卿大夫以下悉玄冠以自齊祭齊祭不異冠服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註孔安國曰拜送使者敬之也

疏 問人至送之 問者謂更相聘問也他邦謂鄰國之君也謂孔子與鄰國交遊而遣使往彼聘問時也既敬彼君故遣使使者去則再拜送之也為人臣禮乃無外交而孔子聖人應聘東西無疑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註苞氏曰遺孔子藥也曰丘未達不敢嘗註孔安國曰未知其故故不嘗禮也疏康子至敢嘗 云康子饋藥拜而受之者饋餉也魯季康子餉孔子藥也孔子得彼餉而拜受是禮也云曰丘未達不敢嘗者達猶曉解也孔子雖拜受而不遂飲故稱名云丘未曉此藥治何疾故不敢飲嘗之也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註鄭玄曰重人賤畜也云子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也疏廄焚至問馬 云廄焚者廄養馬之處也焚燒也孔

子早上朝朝竟而退還家也少儀云朝廷曰退也云曰傷人乎不問馬者從朝還退見廄遭火廄是養馬處而孔子不問傷馬唯問傷人乎是重人賤馬故云不問馬也王弼曰孔子時為魯司寇自公朝退而之火所不問馬者矯時重馬者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註孔安國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註孔安國曰薦薦其先祖也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註鄭玄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為先嘗食然也疏君賜至先飯 云君賜食云云者席猶坐也君賜孔子食孔子雖不嗜食必正坐先嘗之敬君之惠也云君賜腥云云者謂君賜孔子腥肉也

薦薦宗廟也孔子受之煮熟而薦宗廟重榮君賜也賜熟食不薦者熟為褻也云君賜生必畜之者生謂活物也得所賜活物當養畜之待至祭祀時充牲用也云侍食於君者謂孔子侍君共食之時也云君祭先飯者祭謂祭食之先也夫禮食必先取食種種出片子置俎豆邊地名為祭祭者報昔初造此食者也君子得惠不忘報故將食而先出報也當君政祭食之時而臣先取飯食之故云先飯飯食也所以然者示為君先嘗食先知調和之是

非者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註苞氏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疏疾君至拖紳　云疾君視之者疾謂孔子疾病時也孔子病而魯君來視之也此君是哀

公也云東首者病者欲生東是生陽之氣故眠頭首東也故玉藻云君子之居恒當于戶寢恒東首者是也云加朝服拖紳者加覆也朝服謂健時從君日視朝之服也拖猶牽也紳大帶也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而見君不宜私服故加朝服覆於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至足是如健時著衣之為 註苞氏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 病本當戶在北壁下東首君既來而君不宜北面故移處南牖之下令君入戶而西轉面得南向也故樂肇云南牖下欲令南面視之者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註鄭玄曰急趨君命也出行而車既駕隨之疏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謂君有命召見孔子時也君尊命重故得名不俟駕車而即徒趨而往也故玉藻云君命名以三節一節以趨二節以走在宮不俟屨在家不俟車是也 註鄭玄曰至隨

之　大夫不可徒行故後人駕車而隨之使乘之也

入大廟每事問註鄭玄曰為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疏入大廟每事問　或云此句煩重舊通云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時此是録平生常行之事故兩出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註孔安國曰重朋友之恩也

無所歸無親昵也疏朋友至我殯　殯謂停喪於寢以待葬也時孔子有朋友在孔子之家死而此朋友無親情來奔喪者故云無所歸也既未有所歸故曰於我殯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註孔安國曰不拜有通財之義也疏朋友至不拜　云朋友之饋者謂朋友有物見餉也云雖車馬非祭肉不拜者車馬

家財之大者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復見餉車馬而我不拜謝也所可拜者若朋友見餉其家之祭肉雖小亦拜受之欲祭故也故云雖車馬非祭肉不拜也

寢不尸註苞氏曰不偃卧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也居不容註孔安國曰為室家之敬難久也疏寢不尸居不容云寢不尸者寢眠也尸謂死尸也眠當小歛不得直脚申布似於死人者也云居不容者謂家中常居也家主和怡爲居先温温故不為容自處者也註苞氏曰至人也缺偃缺眠也展舒也曲禮云寢無伏此云不偃卧四體展舒手足似死人則不得覆却唯當歛而小屈也

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註孔安國曰狎素相親狎也見

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註周生烈曰褻謂數相見也必當以貌禮也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註孔安國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也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註孔安國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也迅雷風烈必變註鄭玄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為烈也疏子見至必變 云子見云云者狎謂素相親狎也哀有喪故必變必變謂必作必趨也云見冕云云者褻謂無親而卑數者也尊在位恤不成人故必以貌以貌變色對之也變重貌輕親狎重故言變卑褻輕故以貌也然前篇必作必趨謂見跡者也云凶服者式之者凶服送死人衣物也孔子見他人送死之衣物必為敬而式之

也式者古人乘路車如今龍旂車皆於車中倚立倚立
難久故於車箱上安一橫木以手隱憑之謂之爲較
詩云倚重較是也又於較之下未至車牀半許安一橫
木名爲軾若在車上應爲敬時則落手憑軾憑軾則身
俯僂故云式之式軾也云式負版者者負謂擔揭也版
謂邦國圖籍也古未有紙凡所書畫皆於版故云版也
孔子見人擔揭國之圖版者皆式敬之也云有盛饌必
變色而作者作起也孔子見主人食饌有盛平常故變
色而起也所以然者主人自親饋故客起敬也云迅雷
風烈必變者迅疾也風而雷疾急名爲烈也風疾而雷
此是陰陽氣激爲天之怒故孔子自整變顏容以敬之
也故玉藻云若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
冠而坐是也　註孔安國曰至者也　云凶服者送死之
衣物者此釋式凶服也云負版云云者鄭司農注宮
伯職云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鄭
康成注内宰云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

國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 註孔安國曰至饋也 親饋謂主人自執食設之

升車必正立執綏註周生烈曰正立執綏所以為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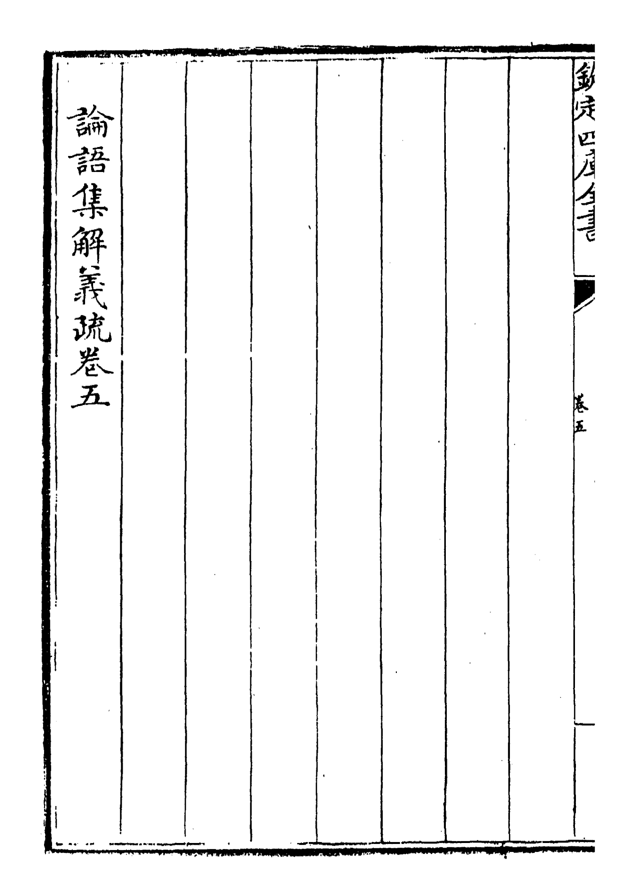
車中不內顧註苞氏曰輿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枙旁視不過輢轂也不疾言不親指疏升車至親指 云升車必正立執綏者謂孔子升車禮也綏牽以上車之繩也若升車時則正立而執綏以上所以為安也云車中不內顧者內猶後也顧廻頭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後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已者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德之所為故不為也故衛瓘云不掩人之不備也云不疾言者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為驚於人也故繆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云不親指者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為惑下人也 註苞氏曰至轂

也　云輿中云云者車牀名輿故云輿巾也衡枙轅端也若前視不得遠故曲禮云立視五巂五巂九丈九尺地也式視馬尾馬尾近在車牀欄間也竝是不過衡枙之類也云旁視不過輢轂者旁謂兩邊也輢豎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轂在箱外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過輢轂也

色斯舉矣註馬融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註周生烈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也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供之三嗅而作註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供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也疏色斯至而作　云色斯舉矣者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繆

協云自親揖以上鄉黨拘拘之禮應事適用之跡詳矣有其禮而無其時蓋天運之極也將有遠感高興故色斯舉矣云翔而後集者謂孔子所至之處也必迴翔審觀之後乃下集也云曰山梁雌雉時哉者此記者記孔子因所見而有歎也梁者以木架水上可踐渡水之處也孔子從山梁間過見山梁間有此雌雉也時哉者言雉逍遙得時所也所以有歎者言人遭亂世翔集不得其所是失時矣而不如山梁閒之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是得其時故歎之也獨云雌者因所見而言也云子路供之者子路不達孔子時哉時哉之歎而謂歎雌雉是時月之味故馳逐驅拍遂得雌雉煮熟而進以供養孔子故云子路供之也云三嗅而作者嗅謂鼻歆翕其氣也作起也子路不達孔子意而供此熟雉乖孔子本心孔子若直爾不食則恐子路生怨若遂而食之則又乖我本心故先三嗅氣而後乃起亦如得食不食之閒也顧歡云夫栖遲一丘雉之道適也不以剛武傷性雌

之德也故於翔集之下繼以斯歎而仲由之獻偶與歎不諧若即饗之則事與情反若棄而弗御則似由也有失故三嗅而起則心事雙合虞氏贊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以人事喻於雉也雉之為物精儆難狎譬人在亂世去危就安當如雉也曰山梁雌雉時哉以此解工義也時者是也供猶設也言子路見雉在山梁因設食物以張之雉性明儆知其非常三嗅而作去不食其供也止言雌者記子路所見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五

論語集解義疏卷六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論語先進第十一疏先進者此篇明弟子進受業者先後也所以次前者既還教鄉黨則進受業者宜有先後故先進次鄉黨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註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

從先進註苞氏曰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疏子曰至先進　云先進云云者此孔子將欲還淳反素重古賤今故稱禮樂有君子野人之異也先進後進者謂先後輩人也先輩謂五帝以上也後輩謂三王以還也進於禮樂者謂其時輩人進行於禮樂者也野人質朴之稱也君子會時之目也孔子言以今人文觀古古質而今文文則能隨時之中此故為當世之君子也質則朴素而違俗是故為當世之野人也云如用云云者如猶若也若比方先後二時而用為教則我從先進者也所以然者古為純素故可從式　註先進至人也　云先進云云者時淳則禮樂損時流則禮樂益若以益觀損損則為野人若以損行益益則為君子也云後進云云者此謂以益行益俱得時中故謂為君子也云先進云云者以今觀昔則有古風以古比今故為野人　註苞氏曰至從之　先進比

三王乃為古比結繩則為今故云近古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者也註鄭玄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疏子曰至者也　孔子言時世亂離非唯我道不行只我門徒雖從我在陳蔡者亦失于時不復及仕進門也張憑曰道之不行命也唯聖人安時而處從故不期於通塞然從我於陳蔡者何能不以窮達為心耶故慼於天地將閉君子道消而恨二三子不及開泰之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疏德行至子夏　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

印可而錄在論中也云德行云云者孔子門徒三千而唯有此以下十人名為四科四科者德行也言語也政事也文學也德行為人生之本故為第一以冠初也而顏閔及二冉合其名矣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顏淵德行之俊尤兼之矣范甯曰德行謂百行之美也四子俱雖在德行之目而顏子為其冠云言語宰我子貢者第二科也宰我及端木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云政事冉有季路者第三科也冉仲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政事謂治國之政也云文學子游子夏者第四科也言偃及卜商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文學謂善先王典文王弼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則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侃案四科次第立德行為首乃為可解而言語為次者言語君子樞機為德行之急故次德行也而政事是人事之別比言語為緩故次言語也文學指博學古文故比三事為泰故最後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註孔安國曰

助猶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發起增益於已也疏子曰至不說　聖人為教須賢啓發游參之徒聞言輒問是助益於我以增曉導而顔淵嘿識聞言說解不嘗口諮於我教化無益故云非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說也孫綽曰所以每說吾言理自玄同耳非為助我也言此欲以曉衆且明理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註陳群曰言閔子騫為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静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也疏子曰至之言　間猶非也昆兄也謂兄為昆昆明也尊而言之也言子騫至孝事父母兄弟盡於美善故凡人物論無有非間之言於子騫者也故顔延之云言之無間謂盡

美也

南容三復白圭註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疏南容至妻之　云南容三復白圭者復猶反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是白玉有玷缺尚可磨治令其全好若人言忽有瑕玷則駟馬不及故云不可為也南容慎言語讀詩至白圭之句乃三過反覆修翫無已之意也云孔子云云者重明南容蒙孔子之姻其善非一故史記之也范述云南容深味白圭擬志無玷豈與縲絏非罪同其流致猶夫子之情實深天屬崇義弘教必自親始觀二女攸歸見夫子之讓心也侃已有釋在公冶長篇中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疏季康子至學者孫綽曰不應生而生為幸不應死而死曰不幸侃謂此與哀公問同而荅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荅以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荅而康子是臣為卑故略以相酬也故江熙曰此與哀公問同哀公雖無以賞要以極對至於康子則可量其所及而荅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註孔安國曰顏路顏淵之父也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可徒行以

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以不可徒行註孔安國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為大夫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是謙之辭也疏顏淵死至徒行　云顏淵死云云者顏路顏淵父也淵家貧死無槨故其父就孔子請車賣以營槨也繆協曰顏路之家貧無以備禮而顏淵之德美稱於聖師喪予之感痛之愈深二三子之徒將厚其禮路卒情而行恐有未允而未審制義之輕重故託請車以求聖教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將不以車與之故先說此以柜之才謂顏淵也不才謂鯉也言才與不才誠當有異若各本天屬於其父則同是其子也云鯉也云云者旣天屬各深昔我子死我自有車尚不賣之營槨今汝子死寧欲請我之車耶繆協曰子雖才不可貧求備雖不才而豈儉亦各有禮制之由父故鯉死也而無槨也云

吾不云云者又解所以不為鯉作槨之由也徒猶步也言我不賣車而步行為子作槨也云以吾云云者又解不步行之意也言大夫位爵已尊不可步行故也然實為大夫而云從大夫後者孔子謙也猶今人為府國官而云在府末國末也江熙曰不可徒行距之辭也可則與故仍脫左驂賻舊館人不可則距故不許路請也鯉也無槨將以缺之且塞厚葬也

顏淵死子曰噫註苞氏曰噫痛傷之聲也天喪予天喪予註天喪予者若喪己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疏顏淵死至喪予

云顏淵死子曰噫者噫痛傷之聲也淵死遺使報孔子孔子傷痛之故云噫也云天喪予者喪猶亡也予我也夫聖人出世必須賢輔如天將降雨必先山澤出雲淵未死則孔道猶可冀縱不為君則亦得缺為教化今

淵既死是孔道亦亡故云天喪我也劉歆曰顏是亞聖人之偶然則顏孔自然之對物一氣之別形玄妙所以藏寄既道旨所由讚明敘顏淵死則夫子體缺故曰天喪予噫諒卒實之情非過痛之辭將求聖賢之域宜自此覺之也繆播曰夫投竿測深安知江海之有懸也何者俱不究其極也是以西河之人疑子夏為夫子武叔賢子貢於仲尼斯非其類耶顏回盡形形外者神故知孔子理在回知淵亦唯孔子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註馬融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註孔安國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疏顏淵死至為慟　云顏淵死子哭之慟者謂顏淵死孔子往顏家哭之也慟謂哀甚也既如喪己所以慟也郭象曰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繆協曰聖人體

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為體不失過也云從者曰子慟矣者從者謂諸弟子也隨孔子往顏淵家有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云子曰有慟乎者孔子不自知慟故問之有慟乎云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者初既不自知又向諸弟子明所以慟意也夫人指顏淵也言若不為顏淵哀慟而應為誰慟事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註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也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註馬融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之我不得制止也非其厚葬故云爾也疏顏淵死至子也云顏淵死門人欲厚葬

之者顏淵之門徒見師貧而已欲厚葬之也一云是孔子門人欲厚葬朋友也云子曰不可者孔子止門人之厚葬故云不可也王弼曰有財死則有禮無財則已焉既而備禮則近厚葬矣故云孔子不聽也云門人厚葬之者不從孔子言也范甯曰厚葬非禮故不許也門人欲厚葬何也緣回父有厚葬之意故欲遂門人之深情也云子曰云云者回事我在三如一故云視予猶父也我葬鯉無槨而不能止回無槨是視回不得猶子也云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此貧而過禮厚葬非是我意也故是夫二三子意也二三子則顏路亦在其中也范甯曰言回雖以父事我我不得以子遇回雖曰師徒義輕天屬今父欲厚葬豈得制止言厚葬非我之教出乎門人之意耳此以抑門人而救世弊也　註非其厚葬　非猶鄙薄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註陳群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

故不荅也疏季路問至知死　云季路問事鬼神者外教無三世之義見乎此句也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來而子路此問事鬼神政言鬼神在幽冥之中其法云何也此是問過去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言人事易汝尚未能則何敢問幽冥之中乎故云焉能事鬼云云曰敢問死者此又問當來之事也言問今日以後死事復云何也云曰未知生焉知死者亦不荅之也言汝尚未知即見生之事難明又焉能豫問知死沒也顧歡曰夫從生可以善死盡人可以應神雖幽顯路殊而誠恒一苟未能此問之無益何處問彼耶

閔子騫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註鄭玄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强之貌也

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註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疏

閔子騫至死然　云閔子騫侍側誾誾如也者卑者在尊者之側曰侍此明子騫侍於孔子座側也誾誾中正也子騫性中正也云子路行行如也者亦侍孔子座側也行行剛强貌也子路性剛强也云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者此二人亦侍側也侃侃和樂也二子並和樂也云子樂者孔子見四子之各極其性無所隱情故我亦懽樂也云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孔子見子路獨剛强故發此言也由子路名也不得其死然謂必不得壽終也後果死衛亂也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註鄭玄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

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註王
肅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作也疏魯人至有中　云魯
人為長府者魯人魯君臣為政者為作也長府藏名也
魯人為政更造作長府也云閔子騫曰云云者子騫譏
魯人也仍因也貫事也言為政之道因舊事自是如之
何何必須臾有所改作耶如之何猶奈何也云子曰云
云者夫人指子騫也言子騫性少言語言語必中於事
理也　註藏財貨曰府　財貨錢帛也藏錢帛曰府藏兵甲曰
庫也
子曰由之鼓瑟奚為於丘之門註馬融曰言子路鼓瑟
不合雅頌也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

室也註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解之也疏子曰至室也云子曰云云者子路性剛其鼓琴瑟亦有壯氣孔子知其必不得以壽終故每抑之汝鼓瑟得在於我門我門文雅非用武之處也故自稱名以抑之也奚何也侃謂此門非謂孔子所住之門故是聖德深奧之門也故子貢答武叔曰得其門者或寡也云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見孔子譏瑟便不復敬子路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見門人不敬子路故又為解之也古人當屋棟下隔斷為鈌窻戶之外曰堂窻戶之內曰室孔子言子路為弟子才德已大雖未親入我室亦已登升我堂未易可輕慢也若近而言之既以屋之堂室為喻若推而廣之亦謂聖人妙處為室麤處為堂故子路得堂顏子入室故下章說善人云亦不入於室是也所以此前言入於門而門人不敬為其不敬故引之於堂

也註馬融曰至解之也孔子識琹本非謂子路可輕政在於行耳而門人不達斯意承而慢之孔子解說之也

子貢問曰師與商也孰賢乎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註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也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也註愈猶勝也疏子貢問至及也云子貢問云云者師子張商子夏也孰誰也子貢問孔子欲辨師商誰為賢勝也云子曰師也過者過謂子張性繁冗為事好在僻過而不止也云商也不及者言子夏性疎闊行事好不及而止也云曰然則師愈與者愈勝也子貢又問若師為事好過好過則為勝耶云子曰過猶不及者答言既俱不得中則過與不及無異也故云過猶不及也江熙云聖人動為物軌人之勝否未易

經言兩既俱未得中是不明其優劣以貽於來者也

季氏富於周公註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也註孔安國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註鄭玄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也疏季氏至可也云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魯臣也周公天子臣食采於周爵為公故謂為周公也蓋周公旦之後也天子之臣地廣祿大故周公宜富諸侯之臣地狹祿小季氏宜貧而今僭濫遂勝天子臣故云季氏富於周公也云而求也云云者求冉求也季氏已富而求時仕季氏為季氏邑宰又助斂聚急賦稅以附益季氏之富也云子曰非吾徒

也者徒門徒也孔子言冉求昔雖是我門徒而我門徒皆尚仁義今冉求遂為季氏急聚斂則非復吾門徒也故禮云孟獻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畜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言盜臣乃傷財而聚斂之臣則傷仁義傷財不如傷仁義云小子云云者小子門徒諸弟子也政治也求既為季氏聚斂故孔子先云非復我門徒又使諸弟子鳴鼓治之也所以鳴鼓者若直爾而治不言其過則聞之者局故鳴鼓而且言之則聞者衆也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得匡救匡救不存其義屈故曰非吾徒也致譏於求所以深疾季氏子然問明其義也 註孔安國曰至士也 天子之宰卿謂家宰也家宰是有事之職故云卿士也 註孔安國曰至稅也 急賦稅謂斂民下財帛也

柴也愚註弟子高柴也字子羔愚愚直之愚也參也魯

註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也師也辟註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也由也喭註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也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註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

數子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疏柴也至屢中 此以下評數子 云柴也愚者各有累也柴弟子也其累在於愚也王弼云愚好仁過也云參也魯者參曾參也魯遲鈍也言曾子性遲鈍也王弼云魯質勝文也云師也僻者師子張也子張好文其過故云僻也王弼云僻飾過差也云由也喭者由子路也子路性剛失在吸喭也王弼云喭剛猛也云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者記者上列四子病重於先自此以下引孔子更舉顏子精能於後解此義者凡有二通一云庶庶幾也屢每也空窮匱也顏子庶慕於幾故遺忽財利所以家每空貧而簞瓢陋巷也故王弼云庶幾慕聖忽忘財業而數空匱也又一通云空猶虛也言聖人體寂而心恒虛無累故幾動卽見而賢人不能體無故不見幾但庶幾慕聖而心或時而虛故曰屢空其虛非一故屢名生

焉故顏特進云空非回所體故庶而數得故顧歡云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分也二欲同無故全空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賢人自有觀之則無欲於有欲自無觀之則有欲於無欲虛而未盡非屢如何大史叔明申之云顏子上賢體具而微則精也故無進退之事就義上以立屢名按其遺仁義忘禮樂墮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義也忘有頓盡非空如何若以聖人驗之聖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復為未盡一未一空故屢名生也焉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者此孔子又評子貢累也亦有二通一云不受命者謂子貢性動不能信天任命是不受命也而貨殖者財物曰貨種藝曰殖子貢家富不能清素所以為惡也又一通云殷仲堪云不受矯君命江熙云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幾庶道者也雖然有貨殖之業恬愉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亦曰不受命者謂子貢不受孔子教命故云不受命也云憶則屢中者此亦

有二通一云憶謂心憶度事宜也言子貢性好憶度是非而屢幸中亦是失也故君子不憶不信也又一通云雖不虛心如顏而憶度事理必亦能屢中也故左傳邾隱公朝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為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憶中之類也王弼曰命爵命也憶憶度也子貢雖不受爵命而能富雖不窮理而幸中蓋不逮顏之庶幾輕四子所病故稱子曰以異之也　註言回至心也　云言回云云勵賜也者此注與前通並會云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者此以下並是後解也中猶心也謂虛心也禮曰虛中也以治之云以聖人之善道者謂孔子也云教數子之庶幾者柴參之屬也並被孔子教於庶幾之事也云猶不云云云此害者道謂庶幾之道也緣其各有愚魯僻疹之害故不能至知庶幾之事云其於云云深遠者唯回一人能懷道深遠故庶幾虛心云不虛心不能知

道者更明所以須虛心之義也庶幾之道深遠也欲知庶幾者虛心乃知其道也云子貢無數子病者無愚魯僻喭之病也云然亦不知道者既無病應能庶幾何亦不能乎云雖不窮理而幸中者解其不知之由也申先解憶則屢中也言子貢不能虛心心好憶度雖不能窮理如顏而有時幸中幸中故不能知大道也云雖非天命而偶富者此釋不受命而貨殖焉也雖非天命者謂雖非受當時天子之命也偶富者謂家自偶富非祿位所得也然雖非時祿而富之亦非清虛之士故亦不知大道云亦所以不虛心也者憶事幸中及家富榮心所以並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註孔安國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多少能創業

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奥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註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也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者也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也疏子張問至者乎　云子張問善人之道者此問善人非聖人也問其道云何而可謂為善人也云子曰不踐迹者答善人之法也踐循也迹舊迹也言善人之道亦當別宜創建善事不得唯依循前人舊迹而已云亦不入於室者又雖有創立而未必使能入聖人奥室也能入室者顏子而已云子曰云云者此亦答善人之道也當是異時之問故更稱子曰俱是答善故共在一章也篤厚也言善人有所論說必出篤厚謹敬之辭也故云論篤是與也又能行君子之行故云君子者乎又須顏色莊嚴故云色莊者乎　註

孔安國曰至室也 創業謂創仁義之業也聖人之奧室即前云子路升堂矣未入於室是也 註論篤至人也 云論篤者謂口無擇言者擇者除麤取好之謂也論篤是言語并善故復無可擇之言也云君子者云云者所行皆善故無鄙惡也然此注亦與上互也云色莊者云云者威而不猛是也云言此云云者三者言行色也云必備三皆可為善人明若能有一則亦可為善人不必備三也殷仲堪云夫善者淳穆之性體之自然雖不擬步往迹不能入聞奥室論篤質正有君子之一致焉

子路問聞斯行諸註苞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註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

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註孔安國曰惑其問同而答異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註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疏子路問至退之云子路問聞斯行諸者斯此也此此於賑窮救乏之事諸之也子路問孔子若聞有周窮救乏事便得行之不乎云子曰有父兄在者人子無私假與故若有事必先啓告父兄也云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者既由父兄故已如何聞而行乎言不可也云冉有問聞斯行諸者與子路問同也云子曰聞斯行之者此答異也言聞而即行之也云公西華云云者公西華疑二人問同而答異故先領二人之

問答也此領子路問答也云求也云云者此領冉有之問答也求冉有名也云赤也惑者惑疑惑也二人問同而孔子答異故己生疑惑赤公西華名也云敢問者敢果敢也既惑其深故果敢而問之云子曰求也退故進之者答所以答異義也言冉求謙退故引之令進所以不云先白父凡也云由也兼人故退之者言子路性行行兼人好在率爾故抑退之必令白父凡也或問曰禮若必諮父兄則子路非抑若必不諮則冉求非引今夫子云進退請問其旨或答曰夫賑施之理事有大小大者車馬小或一飡若其大者必諮小可專行而由施無大小悉並不諮求大小悉諮令故抑由之不諮欲令其並諮引冉之必諮令其並不諮也但子路性進雖抑而不患其退冉求性退雖引不嫌其過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註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

也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註苞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疏子畏至敢死云子畏於匡顏淵後者猶是前被匡人誤圍時顏淵與孔子俱為匡圍孔子先得出還至家而顏淵後乃得出還至也云子曰吾以汝為死矣者淵後至而孔子云汝不還我言汝當死於匡難中云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淵之答其有以也夫聖賢影響如天降時雨山澤必先為出雲孔子既在世則顏回理不得死死則孔道便絶故淵死而孔云天喪予也庾翼云顏子未能盡窮理之妙妙有不盡則不可以涉險津理有未窮則不可以冒屯路故賢不遺聖運否則必隱聖不值賢微言不顯是以夫子因畏匡而發問顏子體其旨而仰酬稱入室為指南啟門徒以出處豈非聖賢之誠言互相與為起予者也李充云聖無虛慮之悔賢無失理之患而斯言何興乎將以世道交喪利義相蒙或殉名以輕

死或昧利以苟生苟生非存理輕死非明節故發顔子之死對以定死生之命也 註孔安國曰至後也 於圍中相失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註孔安國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也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註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為大臣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註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也曰然則從之者與註孔安國曰問為臣

皆當從君所欲耶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註孔安國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為大逆也疏季子然問至從也云季子然問云云者季子然季氏家之子弟也時仲由冉求仕季氏家季子然自夸己家能得此二賢為臣故問孔子以謂此二人可謂大臣不也云子曰云云者此因答而拒之也子指子然也言子今所問是異事也所以是異事之問者由求非大臣而汝云可謂大臣故謂汝為異事之問也云曾由與求之問者此是舉異問也曾猶則也言汝問所以是異者則問由與求是異問也云所謂云云者此明大臣之事也以道事君謂君有惡名必諫也不可則止謂三諫不從則越境而去者也云今由云云者言今由求二人亦不諫諫若不從則亦不去不可名此為大臣乃可名為備具之臣而已也云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聞孔子云二人不為大臣故更云既不以

道及不可則不止若如此者其君有惡事則二人皆從君為之不乎云子曰云云者答言雖不諫不止若君有弒上之事則二人亦所不從也孫綽云二子者皆政事之良也而不出具臣之流所免者唯弒之事其罪亦豈少哉夫抑揚之教不由乎理將以深激子然以重季氏之責也繆協稱中正曰所以假言二子之不能盡諫者以說季氏雖知貴其人而不能敬其言也　註孔安國曰至問之也　自多猶言己有豪勢能得臣此二人為多也　註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耳　謂汝所問為異事之問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註苞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註孔安國曰言治民事

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註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者也疏子路至佞者云子路使子羔為費宰者費季氏采邑也季氏邑宰叛而子路欲使子羔為季氏邑宰也云子曰賊夫人之子者賊猶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孔子言子羔習學未習熟若使其為政則必乖僻乖僻則為罪累所及故云賊夫人之子也張憑云季氏不臣由不能正而使子羔為其邑宰直道而事人焉往不致弊枉道而事人不亦賊夫人之子乎云子路曰云云者子路云既邑有民人社稷今為其宰則是習治民事神此即是學亦何必在於讀書然後方謂為學乎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以此語罵子路也佞口才也我言子羔學未習熟所以不欲使之為政而汝仍云有民神亦是學何必讀書此是佞辨之辭故古人所以惡之也繆協云子路以子羔為學藝可仕矣而孔子猶曰

不可者欲令愈精愈究也而于時有以佞才惑世竊位要名交不以道仕不由學以之宰牧徒有民人社稷比之子羔則長短相形子路舉茲以對者所以深疾當時非美之也夫子善其來旨故曰是故惡夫佞者此乃斥時豈譏由乎

子路曾晳註孔安國曰曾晳曾參父也名點也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註孔安國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也居則曰不吾知也註孔安國曰汝常居云人不知己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註孔安國曰如有用汝者則何以為治乎子路卒爾

而對註卒爾先三人對也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註苞氏曰攝攝迫乎大國之閒也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註方義方也夫子哂之註馬融曰哂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註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也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註孔安國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之辭也赤

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註鄭玄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點爾何如鼓瑟希註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其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註孔安國曰置瑟起對也撰具也爲政之具也鏗爾者投瑟之聲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註孔安國曰各言己志於義無

傷之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註苞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註周生烈曰善點之獨知時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吾子何哂由也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註苞氏曰為國

以禮禮道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如之何註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也赤也為之小相孰能為之大相註孔安國曰赤謙言小相耳孰能為大相者也疏子路至大相　云子路云云者此四弟子侍孔子坐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將欲令四子言志故先説此言以勸引之也爾汝也言吾今一日年齒長大於汝耳汝等無以言吾年長而不敢言己志也云居則曰不吾知也者居謂弟子常居時也吾弟子自謂也言汝等常居之日則皆自云無知吾者也云如或云云者言汝或有人

欲知用汝等汝等則志各欲何為治哉云子路卒爾而
對者禮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及宜顧望
而對對而子路不起又不顧望故云卒爾對也卒爾謂無
禮儀也云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者此子路言志
也千乘大國也攝迫也大國又大於千乘者也言己願
得治於大國而此大國又有迫近他大國之閒所謂他
大國挾己國於中也云加之以師旅者言他大國以師
旅兵刃加陵於己所治之國也云因之以饑饉者乏穀
為饑乏菜為饉言己國既被四方大國兵陵又自國中
因大荒饑也云由也為之者為猶治也言己國以為他
兵所加又荒饑日久由願得此國治之云比及云云者
比至也言由治此國於三年而使民人皆勇健又皆知
識義方也云夫子哂之者哂笑也孔子聞子路之言而
笑之也云求爾何如者哂由既竟而餘三人無言故孔
子又問冉求汝志何如也云對曰方六七十者求荅言
志也言願得國地方六七十里者而已治之也云如五

六十者意又自撫向所言方六七十為大故又退言如方五六十里者也一云願六七十者如五六十大者已欲得其小也云求也云云者言已願治此小國若至三年則能使民人足也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者又謙也言已乃能足民而已若教民之禮樂則已所不能故請俟君子為之也云赤爾何如者求荅已竟故更問公西華也云對曰云云者赤荅也非曰猶非謂也荅曰已非謂自能願從此而後學為之也云宗廟之事如會同者此以下並言願所學之事也宗廟之事謂人君祭祀之事如會同諸侯有會同之事時也云端章甫願為小相焉者端玄端之服也章甫謂章甫之冠也言願君有祭祀及會同之事而已玄端服章甫之冠也為小相相君之禮云點爾何如者赤荅既竟又問曾晳也云鼓瑟希者鼓猶彈也希踈也點政彈瑟既得孔子之問將思所以對之言故彈瑟手遲而聲希也云鏗爾舍瑟而作者鏗投瑟聲也舍投也作起也點思所對之辭將欲仰荅故

投瑟而起對也起對者禮也點獨云起則求赤起可知也云對曰云云者撰具也點起而對云已所志者異於路求赤三子之志所具也所具即千乘之國等是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點志異故云人性所志各異亦何傷乎汝但當言之云曰暮春者春服既成者此點言志也暮春謂建辰夏之三月也年有四時時有三月初月為孟次者為仲後者為季季春是三月也不云季春而云暮春者近月末也月末其時已暖也春服成者天時暖而衣服單祫者成也云得冠者五六人者已加冠成人者也五六者趣舉其數也云童子六七人者童子未冠之稱也又有未冠者六七人也或云冠者五六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六七四十二人也四十二就三十合為七十二人也孔門升堂者七十二人也云浴乎沂者沂水名也暮春者既暖故與諸朋友相隨往沂水而浴也云風乎舞雩者風風涼也舞雩請雨之壇處也請雨祭謂之雩雩吁也民不得雨故吁嗟也祭而巫舞故

謂為舞雩也沂水之上有請雨之壇壇上有樹木故入沂浴出登壇庇于樹下逐風涼也故王弼云沂水近孔子宅舞雩壇在其上壇有樹木游者託焉也云詠而歸者浴竟涼罷日光既稍晚於是朋友詠歌先王之道歸還孔子之門也云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者孔子聞點之願是以喟然而歎也既歎而云吾與點也言我志與點同也所以與同者當時道消世亂馳競者衆故諸弟子皆以仕進為心唯點獨識時變故與之也故李充云善其能樂道知時逍遙遊詠之至也夫人各有能性各有尚鮮能舍其所長而為其所短彼三子者之云誠可各言其志矣然此諸賢既已漸染風流飡服道化親仰聖師誨之無倦先生之門豈執政之所先乎嗚呼遽不能一忘鄙願而暫同于雅好哉諒知情從中來不可假已唯曾生超然獨對揚德音起予風儀其辭精而遠其指高而適亹亹乎固盛德之所同也三子之談於兹陋矣云三子者出者子路求赤三人見孔子與點故已

並先出去也云曾晳後者在後未去云曾晳曰云云者晳既留後故問孔子也言向者三子所言者其理如何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言三子之言雖各不同然亦各是其心所志也云曰吾子何哂由也者點呼孔子為吾子也點又云若各親是言志則孔子何獨笑子路也乎故云何也云子曰云云者答笑子路之所由也言我笑子路非笑其志也政是笑其卒爾不讓故耳夫為國者必應須禮讓而子路既願治國而卒爾其言無所讓讓故笑之耳云唯求云云者孔子更證我笑非笑子路之志也若笑子路有為國之志則冉求亦是志於為國吾何獨不笑耶既不笑求豈獨笑子路乎故曰唯求非邦也與言是邦也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非邦也者亦云是邦也云唯赤云云者又引赤證我不笑子路志也赤云宗廟會同會同即是諸侯之事豈曰非邦而我何獨不笑乎又明笑非笑志也云赤也云云者又因不許赤謙也言赤之才德云自願為小相若以赤為小誰

堪大者乎赤又是有明已不笑之故因美之也　註馬融曰哂笑也　蓋本曰哂大笑口開則哂見故謂哂為笑者也　註鄭玄曰至禮者　云宗廟之事謂祭祀者四時及禘祫皆是也云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者周禮六服各隨服而來是正朝有數也而時見曰會此無常期諸侯有不庭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因朝覲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亦隨其方若東方不服則命與東方諸侯共征之此是時見曰會也又王十二年一巡狩若王有事故則六服諸侯並來京師朝王受法此是殷覲曰同也而鄭玄注云殷覲曰同者周禮又有時聘曰問殷覲曰視並是諸侯遣臣來京師也王有事故諸侯不得自來而遣臣來聘王此亦無定時是時聘曰問也又元年六服唯侯服獨來朝京師人少故諸侯並遣臣來京師視王是殷覲曰視也鄭玄云殷見曰同者廣覲見之言通也云端玄端云云者章甫殷冠也然周家諸侯日視朝之服服緇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

玄端曰視朝者容是周末禮亂者也云小相謂相君禮者者宗廟及會同皆是君事而已願相之耳　註孔安國曰至讓也　徒猶黨輩也言求等所言皆是諸侯事與子路猶是一黨輩耳笑者本是笑其不讓也

論語顔淵第十二䟽　顔淵孔子弟子也又為門徒之冠者也所以次前者進業之冠莫過顔淵故顔淵次先進也

顔淵問仁子曰尅己復禮為仁䟽馬融曰尅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尅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註馬融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註孔安國曰行善在己不在人者也顔淵

曰請問其目註苞氏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也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註鄭玄曰此四者尅己復禮之目也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註王肅曰敬事此語必行之疏顔淵問至語矣　云顔淵問仁者問孔子為仁之道也云子曰云云者尅猶約也復猶反也言若能自約儉己身返反於禮中則為仁也于時為奢泰過禮故云禮也一云身能使禮反返身中則為仁也范甯云克責也復禮謂責克己失禮也非仁者則不能責己復禮故能自責己復禮則為仁矣云一日云云者更解克己復禮所以為仁之義也言人君若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民咸歸於仁君也范甯云亂世之主不能一日克己故言一日也云為仁云云者行仁一日而民見

歸所以是由己不由他人也范甯云言為仁在我豈俟彼為仁耶云顏淵曰請問其目者淵又請求克己復禮之條目也云子曰云云者此舉復禮之目也既每事用禮所以是復禮也云顏淵曰云云者回聞條目而敬受之也敏達也斯此也言回雖不達仁禮之理而請敬事此語事猶用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註孔安國曰為仁之道莫尚乎敬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註苞氏曰在邦為諸侯也在家為卿大夫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疏仲弓問至語矣云仲弓問仁者亦諮仁也云子曰云云者亦答仁道也言若行出門恒起恭敬如見大賓見大賓必起敬也又若使民力役

亦恒用心敬之如承事大祭大祭祭郊廟也然范甯云大賓君臣嘉會也大祭國祭也仁者舉動使民事如此也傳稱臼季言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恕己及物則為仁也先二事明敬後一事明恕恕敬二事乃為仁也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在邦為諸侯也在家為卿大夫也既出門及使民皆敬又恕己及物三事並足故為民人所懷無復相怨者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註孔安國曰訒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也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註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矣疏司馬牛問至訒乎　云司馬牛問仁者司馬牛是桓魋弟也亦問仁也云子曰仁者

其言也訒者答之也訒難也古者言之不出恐行之不逮故仁者必不易出言故云其言也訒一云仁道既深不得輕說故言於人仁事必為難也王弼曰情發於言志淺則言疎思深則言訒也云曰其云云者牛又疑云言語之難便可謂此為仁乎一云不輕易言於仁事此便可謂為仁乎云子曰云云者又答也為循行也凡行事不易則言語豈得妄出而不難乎又一云行仁既難言仁豈得易故江熙云禮記云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為難故不敢輕言也　註牛宋人弟子司馬犂也　犂牛名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註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

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註苞氏曰疚病也內省無罪惡無所可憂懼也疏司馬牛問至何懼　云司馬牛問君子者問行君子之道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也君子坦蕩蕩故不憂懼也云曰不云云者牛嫌君子之行不啻不憂懼而已故又諮之云子曰云云者內省者謂反自視己心也疚病也言人生若外無罪惡內忖視己心無有慚病則何所憂懼乎　註孔安國曰至解之　言牛常愁其兄之罪過及己故孔子釋云君子不應憂懼者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註鄭玄曰牛兄桓魋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為無兄弟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註苞氏曰君子踈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疏司馬牛憂至弟也云司馬牛憂者為其兄桓魋有罪故己恒憂也所以孔子前答云君子不憂也云曰人云云者此所憂之事也亡無也牛云我獨亡也云子夏曰商聞之矣者商子夏名也聞牛兄行惡必致殘滅不旦則夕即今雖暫在與無何異故云之言故自稱名而為牛解之也不敢言出己故云聞之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此是我所聞為說不須憂之事也言死生富貴皆稟天所得應至不可逆憂亦不至不可逆求故云有命在天也然同是天命而死生云命富貴云天者亦互之不可逃也死生於事為切故云命富貴比死生者為泰故云天天比命則天為緩也繆播

云死生者所稟之性分富貴者所遇之通塞人能命養之以福不能令所稟易分分不可易命也能脩道以待貴不能遭時必泰泰不可必天也天之為言自然之勢運不為主人之貴賤也云君子敬而無失者死生富貴既理不易故當委之天命此處無憂而此句以下自可人事易為脩理也敬而無失是廣愛衆也君子自敬已身則與物無失者也云與人恭而有禮者此謂恭而親仁也人猶仁也若彼有仁者當恭而禮之也云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者疏惡者無失善者恭禮故四海九州皆可親禮如兄弟也云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者既遠近可親故不須憂患於無兄弟也 註死喪無日 無日猶無後餘一日也 註苞氏曰至親也 疏惡鮮敬而無失友賢釋與人恭而有禮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

已矣註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人之禍也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註馬融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也疏子張問至已矣云子張問明者問人行何事而可謂之明乎云子曰浸潤之譖者荅也浸潤猶漸漬也譖讒謗也夫拙為讒者則人易覺巧為讒者日日漸漬也進譖當時使人受而不覺如水之浸潤漸漬久久必溼也故謂能讒者為浸潤之譖也云膚受之愬者膚者人肉皮上之薄綌也愬者相訴訟讒也拙相訴者亦易覺也若巧相訴害者亦日日積漸稍進為如人皮膚之受塵垢當時不覺久久方覩不淨故謂能訴害人者為膚受之愬也云不行云云者

言人若覺彼浸譖膚訴害使二事不行則可謂為有明也云浸潤云云者又廣荅也言若使二事不行非唯是明亦是高遠之德也孫綽云問明而及遠者其有高旨乎夫賴明察以勝讒猶火發滅之以水雖消災有方亦已殆矣若遠而絶之則佞根玄拔讒巧無迹而遠體默全故知二辭雖同而後旨彌深微顯之義其在茲乎顏延之云譖潤不行雖由於明明見之深乃出於體遠體遠不對於情偽故功歸於明見斥言其功故曰明極言其本故曰遠也 注鄭玄曰至禍也 此巧譖者馬融曰至實也 巧愬者也如馬意則謂內實之訴可受若皮膚外語虛妄則謂為膚受也然馬此注與鄭不類也若曲曰使相類則當云皮膚外語非內實者即是膚愬積漸入於皮膚非內實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令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　孔安國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也疏子貢問至不立　云子貢問政者問為政之法也云子曰云云者荅之也食為民本故先須足食也時澆復須防衛故次足兵也雖有食有兵若君無信則民衆離背故必使民信之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已止也子貢又諮云已奉知治國必須食兵信三事若假令被逼必使除三事之一而辭不得止則三事先去何者耶云曰去兵者荅也兵比二者為劣若事不獲已則先可去兵也云曰必云云者子貢又問雖餘食信二事若假令又被逼使去二事一則先去何者也云曰去食者孔子又荅云若復被逼去二中之一則先去食云自古云云者孔子既荅云去食又

恐子貢致嫌故更此為解之也言人若不食乃必致死
雖然自古迄今雖復食亦未有一人不死者是食與不
食俱是有死也而自古迄今未有一國無信而國安立
者今推其二事有死自古而有無信國立自古而無今
寧從其有者故我云去食也故李充云朝聞道夕死孔
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軻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
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
非喪己苟存非不亡己也

棘子城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註鄭玄曰舊說云
棘子城衛大夫也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
及舌註鄭玄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
追之不及舌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

之鞹也註孔安國曰皮去毛曰鞹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疏棘子城曰至鞹也　云棘子城曰云云者棘子城云君子所行但備質樸而足何必用於文華乎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聞子城之言而譏之也夫子謂呼子城為夫子也言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為過失之甚故云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云駟不及舌者此所惜之事也駟四馬也古用四馬共牽一車故呼四馬為駟也人生過言一出口則雖四馬駿足追之亦所不及故云駟不及舌也云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者更為子城解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所以可惜之理也將欲解之故此先述其意也言汝意云文猶質質猶文故曰何用文為者耳云虎豹云云者述子城意竟故此又譬之不可也鞹者皮去毛之稱也虎豹所以貴於犬羊者正以毛文炳蔚為異

耳今若取虎豹及犬羊皮俱滅其毛唯餘皮在則誰復識其貴賤別於虎豹與犬羊乎譬於君子所以貴者正以文華為別今遂若使質而不文則何以别於君子與衆人乎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註鄭玄曰盍者何不也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通法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註孔安國曰二謂十二而稅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註孔安國曰孰誰也疏哀公問至與足　云哀公問云云者魯哀公愚暗政苛賦重故民廢其業所以積年饑荒國用不足公若此惡故問有若求不饑而用足

之法也云有若對曰盍徹乎者盍何不也徹謂十而稅一也魯起宣公而十稅二至于哀公亦猶十二賦稅既重民饑國之由於十二故有若答云今依舊十一故云何不徹也云曰二云云云者公聞有若使為十一故拒之也言稅十取二吾國家之用猶尚不足今若為令我十而取一乎故云如之何其徹也云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有若答君所以合十一之理也言君若輕稅則民下百姓得寬各從其業業從人寬則家家豐足民既豐足則豈有事君而不足耶故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孰誰也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者又云君既重稅一則民從公先豐二則貧無缺糧故家家食空竭人人不足既人人不足故君豈得足故云君誰與足也故江熙云為家者與一家俱足乃可謂足豈可足己而謂之足也夫儉以足用寬以愛民日計之可不足而歲計則有餘十二而行日計可有餘歲計則不足行十二而不足不思損而益是揚湯止沸疾行遁影有子之所以發德

音者也　註鄭玄曰至法也　徹字訓通故漢武名徹而改天下宜言徹者一切云通也今依王制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玄曰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也其實皆十一也侃案如記注夏家民人盛大則一夫受田五十畝殷承夏末民人稍少故一夫受田七十畝周承於紂人民凋盡故一夫受田百畝三代雖異同十分徹一故徹一為通法也夏云貢者是分田與民作之所獲隨豐儉十分貢一以上於王也夏民猶淳少於欺詐故云貢也殷人漸澆不復所可信故分田與民十分取一為君借民力以耕作於一作豐儉隨其所得還君不復稅民私作者也至周大文而王畿內用夏之貢法所以然者為去王近為王視聽所知兼鄉遂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役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也若王畿外邦國諸侯悉用殷之助法所以然者為諸侯專一國之

政貪暴稅民無法故也故詩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案此二文說既有公私稅又云不過藉則知諸侯助法也又以周禮載師論之則畿內用夏之貢法其中有輕重輕重不同自各有意此不復具言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註苞氏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註苞氏曰徙義見義則徙意從之也愛之欲其生也惡之欲其死也既欲其生也又欲其死是惑也註苞氏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註鄭玄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

以致富適以是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也疏子張問至以異　云子張問崇德辨惑者問求崇重有德辨別疑惑之法也云子曰云云者此荅崇德義也言若能復以忠信為主又若見有義事則徙意從之此二條是崇德之法也云愛之欲其生者此荅辨惑也中人之情不能忘於愛惡若有人從已已則愛之當愛此人時必願其生活於世也云惡之云云者猶是前所愛者而彼忽違已已便憎惡憎惡之既深便願其死也猶是一人而愛憎生死起於我心我心不定故為惑矣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引詩證為惑人之言生死不定之人誠不足以致富而只以為異事之行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註孔安國曰當此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故以此對也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注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也疏齊景公問至食諸　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者于時齊弱爲其臣陳恒所制景公患之故問政方法於孔子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隨其政惡而言之也言爲風政之法當使君行君德故云君君也君德謂惠也臣當行臣禮故云臣臣也臣禮謂忠也父爲父法故云父父也父法謂慈也子爲子道故云子子也子道謂孝也云公曰云云者公聞孔子言而服之也言我國信有此四事也云雖有云云者諸之也公又言國既方亂我雖有粟米俸祿我豈得長食之乎江熙云景公喻旨故復遠述四弊不食粟之憂善其誠言也　注孔安國曰至齊也　後陳恒弑齊君是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註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子路無宿諾註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也疏子曰至宿諾　云子曰云云者片猶偏也折獄謂判辨獄訟之事也由子路也夫判辨獄訟必須二家對辭子路既能果斷故偏聽一辭而能折獄也一云子路性直情無所隱者若聽子路之辭亦則一辭亦足也故孫綽云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衛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爲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非謂子路聞人片言而便能斷獄也云子路無宿諾者宿猶逆也諾猶許也子路性篤信恐臨時多故曉有言不得行故不逆言許人也註孔安國曰至可也　就此注意亦得兩通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註苞氏曰言與人等也必也使無訟乎註王肅曰化之在前也疏子曰至訟乎　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言若有訟而使我聽出決之則我與人不異故云吾猶人也云必也使無訟乎者言我所以異於人者當訟未起而化之使不訟耳故孫綽云夫訟之所生先明其契而後訟不起耳若訟至後察則不異於凡人也此言防其本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註王肅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也疏子張問至以忠　云子張問政者問為政方法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云言身居政事則莫懈倦又凡所行用於民者必盡忠信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註鄭玄

玄曰弗畔不違道也疏子曰至矣夫　云約之以禮者能以禮約束也　云亦可以弗畔矣夫者畔違背也言人廣學文章而又以禮自約束則亦得不違背正理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疏子曰至反是　云子曰云云者美與已同故成之也惡與已異故不成之也　云小人反是者惡與已同故成之也美與已異故不成之也故與君子反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註鄭玄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疏季康子問至不正　云季康子問政於孔子者亦問為政之法於孔子也云孔子對曰政者正也者解字訓以荅之也言

所以謂治官爲政者政訓中正之正也云子帥而正孰敢不正者又解政所以訓正之義也言民之從上如影隨身表若君上自率己身爲正之事則民下誰敢不正者耶李充云我好静而民自正也　註鄭玄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帥猶先也既爲上卿故爲同朝諸臣之先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註孔安國曰欲多情欲也言民化于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疏季康子患至不竊　云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者患國内多偷盜故問於孔子求除盜之法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荅多盜之由也子指季康子也竊猶盜也言民所以爲盜者由汝貪欲不厭故民從汝而爲盜耳若汝心苟無欲假令重賞於民令民爲盜則民亦不爲也是從汝故也李充云

我無欲而民自朴者也 註孔安國曰至好也雖賞不竊是不從其所令也康子患之而民爲之不止是從其所好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註孔安國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也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風必偃註孔安國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疏季康子問至必偃

云季康子問云云者就成也康子問孔子而言爲政欲并殺無道之人而成就爵祿有道者其事好不故云何

如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不許其殺也言汝自爲政爲政由汝焉用多殺乎云子欲善而民善矣者民有道無道終由於汝汝若善則民自善自善豈復無道乎今之無道由汝無道之故也云君子云云者更爲民從上之譬也君子人君也小人民下也言人君所行其德如風也民下所行其德如草也尚猶加也偃卧也言君如風民如草草上加風則草必卧東西隨風如民從君也　註偃仆也　仆亦踣卧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註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註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

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註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註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者也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註馬融曰佞人黨多也疏子張問至必聞 云子張問云云者士通謂丈夫也達謂身命通達也子張問爲士之法何若爲德行而謂得爲達士耶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知子張意非故反質問之也言汝意謂若爲事是達而問之也故云何哉爾所謂達者也云子張對云云者在邦謂仕諸侯也在家謂仕卿大夫也子張荅云已所謂達者言若仕爲諸侯及卿大夫

者必竝使有聲譽遠聞者是爲達也云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者孔子曰汝所言者則聞耳非是達也繆協云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而殉爲名者衆體實者寡故利名者飾僞敦實者歸真是以名分於聞而道隔於達也云夫達者質直而好義者既謂子張之達是聞故此更爲其說達也言夫達者質性正直而所好者義也云察言而觀色者達者又能察人言語觀人容色者也云慮以下人者既察於言色又須懷於謙退思以下人也云在邦云云者此人所在必有此諸行以達於人故云必達也云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者孔子更爲子張說聞非達也時多佞顏色一往亦能假顏色爲仁而不能行之故云色取仁而行違也云居之不疑者既能爲假能爲假故居此假而能使人不疑之也非唯不爲他所疑而已亦自不復自疑也云在邦云云者既佞人黨多故所在必聞也繆協云世亂則佞人多黨盛則多聞所謂歎衰運疾弊俗沈居士云夫聞之與達爲理自異達者

德立行成聞者有名而已夫君子深淵隱默若長沮桀
溺石門晨門有德如此始都不聞於世近世巍巍蕩蕩有
實如此而人都不知是不聞世竝終然顯稱名則是達
也漢書稱王莽始折節下士鄉黨稱孝州閭稱悌至終
然豺狼迹者而毋死不臨班固云此所謂在邦必聞在
家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也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
有實者必有名有名不必有實實深乎本聞浮於末也
註馬融曰至踰也　引謙卦證處以下人所以是必
達之義也既謙光尊不
可踰故所在必達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註苞氏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
木故其下可遊也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註孔安國曰
慝惡也修治也治惡為善也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

崇德與註孔安國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也攻其惡毋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疏樊遲從至惑與　云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者此舞雩之處近孔子家故孔子往遊其壇樹之下而弟子樊遲從之云曰敢云云者既從遊而問此三事也修治也慝惡也謂治惡為善也問崇德治惡辨惑之事也云子曰善　問者將欲荅之故先美其問之事也云先事云云者荅崇德也先事謂先為勤勞之事也後得謂後得禄位已勞也若能如此豈非崇德與言其是也故范甯云物莫不避勞而處逸今以勞事為先得事為後所以崇德也云攻其云云者荅修慝也攻治也言人但自治己身之惡改之為善而不須知他人惡事若能如此豈非修慝與云一朝云云者荅辨惑也君子有九思忿則思難故若人觸

戚者則思後有患難不敢遂肆我忿以傷害於彼也若遂肆忿忘於我身又災禍及己親此則已爲惑故宜辨明知而不爲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註苞氏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也樊遲退見子夏曰嚮也吾見於夫子而問智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是言乎註孔安國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

仁者遠矣註孔安國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疏樊遲問至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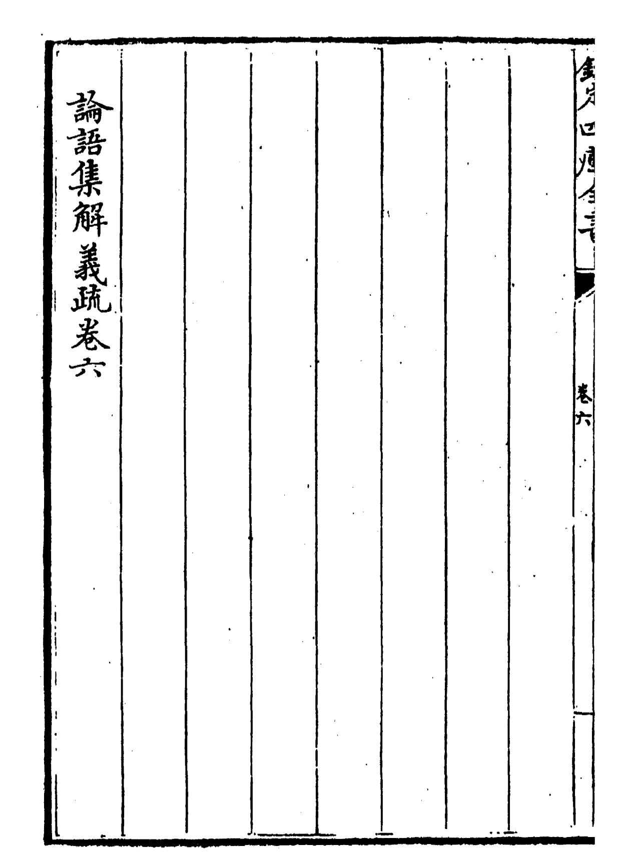
云樊遲問仁者問爲仁之道也云子曰愛人者仁以惻隱濟衆故曰愛人也云問智者樊遲又問智也云子曰知人者孔子荅曰能知人者則爲智也云樊遲未達者達猶曉也已曉愛人之言而未曉知人之旨也云子曰云云者錯廢也枉邪也樊遲既未曉知人之旨故孔子又爲說之也言若舉正直之人在位用之而廢置邪枉之人不用則邪枉之人皆改枉爲直以求舉也云樊遲退見子夏者樊遲猶未曉舉直錯諸枉之言故退而往見子夏欲問之云曰鄉云云者樊遲既見於子夏而述夫子之言問之何謂也云子夏曰富哉是言乎者子夏得問而曉孔子語故先美之也富盛也云孔子之言甚盛云舜有云云者引事以荅舉直錯枉也言舜昔有天位選擇諸民衆中舉

得臯陶在位用之則是舉直也而不仁者不敢為非故云遠矣即是枉者直也云湯有云云者必樊遲猶未曉故又舉一條事蔡謨云何謂不仁者遠遠去也若孔子言能使枉者去則是智也今云能使枉者直是化之也孔子言其化子夏謂之去者亦為商之未達乃甚於樊遲也子夏言此者美舜湯之知人臯陶伊尹之致治也無緣說其通化之美但言不仁者去夫言遠者豈必足陟遐路身適異邦賢愚相殊是亦遠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仁之人感化遷善去邪枉正直是與故謂遠也案蔡氏之通與孔氏無異但孔氏云不仁者遠少為紆耳若味而言之則遠是遠惡行更改為善行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導之否則止無自辱焉註苞氏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導之不見從則止必

言之或見辱也疏子貢問至辱焉云子貢問友者諮求朋友之道也云子曰云云者朋友主切磋若見有不善當盡已忠心告語之又以善事更相誘導也云否則云云者否謂彼不見從也若彼苟不見從則便止而不重告也若重告不止則彼容反見罵辱故云無自辱焉註范氏曰至辱也若必更言之已彌反見侮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註孔安國曰友以文德合也以友輔仁註孔安國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已之仁也疏曾子曰至輔仁云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者言朋友相會以文德為本也云以友輔仁者所以須友者政以輔成已仁之道故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六